或

朝

文

渔

- ナカハセ六五三二二一	177 17 1 141 1/14.1 1 目錄	王 垣字紫亭陕西蒲城人乾隆	書焦存兒事	翁氏兩孝子傳	楊孝兩孝廉博	李襄水傅	劉崑傳	二曲先生傳	西湖二先生傳	鮑志周傳	地草軒記	書死守孤城狀後	親虎說	張 康子瓜田號浦山浙江秀水人布衣乾	卷十一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 C		+	九	^	と	六	F.	111		-		. Alleman		•	

松溪書屋圖序	金陀薈萃序	鄭虎文字城也號該齊浙江秀水人乾隆	舒城先生墓誌銘	朱稻孫察在考校州判乾隆两長萬舉鴻博	河南南汝光道張君墓誌銘	水濟縣知縣王君墓誌銘	制帝廟碑	水康縣學宫建修碑記	實光翻沒進士官至在都御史有省吾爾集		金 生字雨叔浙江仁和人乾隆王成		陳 朗進士官江西無州府知府酱有青柯能其		国南文国(港)
二十	ナカ		ナナハ		ー ー ナ - -	+ チュ	ナ四	十四		ナニ		ナニ		ナー	國學扶輪社印

到别文雅《卷十一目錄			韓烈婦墓誌銘	翰林院編修叔山部若墓誌銘	汪霖傳	書灣山尋婆記後	黄敏遊草序	沈定夫詩序
ことは、			二十六	二十四	ニナニ	ニナニ	ニナー	ニナ

哉我以為駝峰繪水間即有麟鳳常遊之人亦以常歌常爲遇之矣豈復有觀之者 以為地常則食壁糜應應狐狸姓羊等物變則食人故人一聞虎之名即不必見其 至親者又當何如為作觀虎說問余湯于之觀物也遠矣雖然虎猛歡也貪暴暖忍 乾隆甲子冬十月唯州東關集市上槛虎一 哉而湯子以為觀之者必更甚於觀虎電使麟鳳果有於駝峰繪水間我猶恐湯子 態也若夫縣仁獸也鳳神鳥也出亦不妄出惟聖者知之凡夫詎能識之而奉親之 形而怵怵凛凛以畏一旦受制於槛究身至於問問宜乎人争觀其形欲一悉其猛 裝馬嗚吼和樂不恆有五之終於環職之老於鹽車不知幾何矣明末陽禍中原朝 以常歌常鳥遇之湯子乃慮衆人之不勝觀也耶且麟鳳豈亦其人觀也耶 國朝文匪乙集卷十 別月に重要と十つ 廷之悉將甚於美玉良馬英翅萬萬而特權者專任者皆然石也獨船也而良將終 美玉人所寶也當其為環求玉者不顧也見無石於機估者則市馬今夫縣良馬也 人之求之亦急矣及遇之鹽東又趨而過之矣為之駕鹽車也而驚貼反被以干金 觀虎說 書死守孤城狀後 人爭觀之湯子見觀者眾因感勵風若 扳 庾

戰皆捷每戰身先之進止俱有方略所部無秋毫犯以限資格不得顯擺改武職由 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自當設料取出就知久久偏重進士之局遂成以至年不 是思之賢才之目於資格可勝數哉昔太祖以布衣起定天下士皆取於草森馬上 **稽典史吳成器者率士卒遊擊于龍山盡殪也未幾又破賊於曹娥江大小凡數十** 時去之後悲夫抑明世資格之重屈抑賢才又豈獨一問應元嘉靖問倭寇東南會 撫既上其禦盗功使破例舉之廟堂破例任之其忠義足以激同官智勇足以合諸 至廣會丁達魁等將立水明五觀生與共事呂大器以其非進士此每之感茲何時 將天下事非必無濟也奈何以資格棄之不得盡其才於可為之日。而徒成其仁于 陵城典史明知江南無主矣然猶激於忠義當其智夷與代者陳明選堅守江陰 其心宗社可獲君父可心而進士之局必不可破其言雖似激以閻陳吳三典史觀 破他途道者縱良才必抑之蘇觀生以諸生保舉官至户部員外郎京師陷後流離 十餘品而以死殉今讀黃晞所將其應變方略出奇不寫置非一時名將勘當時巡 撫上其状以欽都司掌巡繳此崇禎十四年也久之仍循資遷主簿未幾明社覆金 為璞之藏鹽車之困若問典史應元豈非其人哉當典史任江陰時樂江盗有功巡 国立、立回 那物論資格也都青門當云二百八十年無意之金歐破碎于千百庸進士之·馬原 オー 國學扶輪社印

倘他日悔恨如余之今日馬是又多此軒之一名矣 題以自樂幸先生推此意為記以揭諸壁余聞之不禁喟然數回有是哉顏子之意 去者不可追來者復軽轉先擾又氣血日衰蘇指草入三秋南復望其發禁滋長耶 之誠非過也操用人之柄者鑒之慎毋乘駕船既蹶而怨無良馬也 飽志周字景源杭州餘杭縣人性至孝幼喪父泣血苦山後讀書鄉熟常往哭 念之未當不汗背今子方年壯盛正春陽始暢時既知草之足愧亦惟在勉之而已 用若顛沛流離而能自力則其成也必大異於安常處順者慎毋為茲花地也嗟乎 而始花花大于拳其瓣繁密其色濃點入春而發者迎不及也因慨士君子當首題 也乃或朝勵夕止往再怠緩曾不若草之憤發奮與不官自負于天地我誠愧之因 丰茸箭鬱而花而實其氣之隆隆勃勃益無瞬息或止也夫人與草同受天地之氣 張子永祐名其讀書之室回愧草縣而謂余回某坐軒下見庭草自甲坼勾韻以至 雪覆之水凍之則以為舜矣追春陽漸舒雪消冰釋而待蕾如故至二月陽氣暢遠 言已敗矣庸何推雖然余猶億少時裁月季于既益冬月發兩萼未幾霜家之既而 鮑志周傳 熝草軒記

志周親往稽户口計常社兩倉儲穀足支四月則多期近乃屬者老告以母轉講象 投督曰差役即機民何堪米竟先期交運陝甘兩省多荒地雅正間議令三年聖復 為之泣民亦治由是無出疆者蘭州需軍米椒淳三千石志周發數屬民領碼不以 調祥孫甫受事管河同知移書到期徵民夫四面志周以非公檄不應六年江南災 協服發賬考城考城令以君故得上考明年補鴻縣治鴻如治瀉中丞雅爾圖器之 **載前流徙蜀漢間者成歸業以內艱歸乾隆四年服關赴補時河南雨災奉** 株竟得請退語人曰。我別母之官母訓我愛民如子不愛民是預母訓也治海未二 之歇地况久荒光擇稍可墾者接折算例請於上官入告報可時州收難之志周堅 十年升科高前令已申報可墾者干數百項志周知地磨現耕者尚多三年一 郊州海化縣海自明季殘於酒今猶未蘇志周極意無循之宿弊悉除冬饑民謀捉 傷母心也年十九補第子節旋食驗確正七年拔貢成均八年各簡往陝西明年攝 京にこれは 於府志周赴朱德鎮集米商告回舊例照折起運藏歸官今以官數照折易爾米藏 上命移河南米麥協濟米項張運府倉七千石縣倉九千石事孔函會城暖户盡役 日晚歸母見目赤腫疑同塾角戲痛斤之後家人見其哭墓泣曰昨何不言曰恐 國學扶輪社印 一易謂

限滿不獲落職協緣翌日邑民知之恐循吏去各自起丁男四出佐緣有三原民故 **肫肫其性也在落化時有重四周龍穴獄亡法曹掾報入志周亟命掩捕時例禁嚴** 能吾當密偵之婦女聞之園繞爭脱暫珥路之致獨未幾果獲其令祥符也有黑衣 使歩能索叛亡一日過窩村里惟見婦女怪之詢由或告以故其人同此非酒人 屬色數請回無庸境內面販赴被日數千石食自足不外需矣一經官購則當截商 應府整率有力中还益野之復榜其堂日治擬襲黃題請知衛輝府部以非題缺議 達張姦其婦以翦股藏替者姓証語合欲成移尉氏事猶未發學黑衣人者鬼為訴 天矣言記不見彭係替者乾隆四年水災夫婦逃荒往中年依姓不能存復轉張道 居息審察張現充臭器庖人丐公速之志周即帶黑衣人往獲訊不謀黑衣人口有 而果不需要九年得代返汴疾作遂卒年四十有八志周公明清敏坦懷接物出之 商截則市價必品鄉民未淹我民先病且麥不可久貯勢必惜蝦易殺不滋果平日 一跤中丞仍被署之會戲南二多數收移文河南郡已備貼衛都資程八萬志周置之 而民不知中丞雅爾圖榜其堂曰循良師表旋權本府清軍鹽捕同知未市月攝彰 歸爾衆權諾不日以足麥購於市他邑民皆苦之志周潛以人雜諸商賈市雜數 自稱對氏縣捕役子緣張某姦彭某妻因謀死親夫事父捕未獲勒限重比婦現

每過武林對西湖山色未當不想見其高風故稱西湖二先生 備史家採擇馬 皆浙人里居阻迴生未之識乾隆己已來流士民及官茲土者籍籍稱之近有自關 張庚日昔孫樵書何易于事數則史官據之入循吏傳其言質為可信也余與鮑君 也至今汴人猶傳異云公宦十載貧如故中丞雅公去碩色代聞之太息語像養購 予尤你授徒自給三旬九食以為常當斷炊連日摘馬願草食之有聞之者飽以米 講學越中的思往聽講學以誠故為主應潛齊和之而學逐盛甲中之變的思年二 沈朗思名蘭先字旬華後更名的而字曰朗思年十六受知於學使黎元寬時武林 西湖二先生為沈子朗思應子潛齊也兩先生志合方同為石交皆杭之仁和人東 中來者亦述其治行名豈虚附故餘姚周君燦如僑居大孫次其政績乞余傳書之 之兩河士庶爭哭轉喪得歸子二長城次宸錦 國蘇文匯 卷十一 十七即棄於服刻苦自守聞四方有賢士書姓名置夾袋其一見之然不妄交於取 有讀書社小集社登樓社皆尚詞章朗思在諸社亦有名及開範山劉忠正公宗周 西湖二先生傳 人固請則固蘇既餓甚加以宛轉解謝益因遂什於地其人皇縣攜米去良人

以文而以遙潛齊於同社沈朗思尤莫逊母病服勤數載既昏不入私室仍侍母旁。 残明講學之習當徒步西陵展報山之墓載山殁後第子爭其宗旨各有煩言的 授弟子陸與又解四子略五子要富家法論升降論言行録居求編疏通簡要不涉 先生猶愧之明思以末世畏禮不議重解士畏禮說黃萃先儒之言定其可行者以 **越长口其意可感然適以困老子其潛齊數曰捣嫌於辭受一節自謂不故然視沈** 純中皆能守其學 起則申申徐行所居僅被風雨望數量空晏如也一日見深上白蛇堕地回此兵東 敏先生子潛爾曰子萬行先生夙所許好可也於是故恆敏而葬之湖上子二報中 **品道在躬传若滕口說非師所望於吾曹也疾華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何如曰心中** 母卒除絕始成禮性坦白表裏洞然讀書實践力行几席整藏進則端坐眠目寤而 到 阴文 進一卷十一 思潜蘇名為議字嗣軍學者稱潛齋先生父尚倫故孝子也潜齋生而有文在予日 个食或問之則曰吾不敢輕受騎極以玷先生潛齊第子姚故恆趣問曰如故恆 北左耳重輪右目重瞳少即以斯道為己任及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同志處唆 ,張伏生蔣與恆為狷私取有所不為也時大江以南社事甚盛狷社所淬勵者不 物惟知誠敬而已夜半辛年六十三無以為鐵曆齊經紀其我不知所出涕泣

許酉山請主講席造廣者再不見既而且是非中庸之適扁舟往報令大喜曰先生 林以告有司 日為謙非敢卻聘實不能行范中丞承謨至又將薦送稱廢疾海南令 也逃之山中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四今而後惟正人心以惟世教庶 終東然此區區聊以消夏且非盗跖來也潛齊謝曰笥尚有締絡昨偶感寒欲其汗 其許我予潛齊回使君學過但從事於愛人足矣被口說各通以長客無也令默然 不負所生於是盡心於著述康熙沒午合肥李天馥同里項景襄以大科底潜庸與 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養蒙編朱子集要教養全歸各有精意及潛齊集共 在上以心為主妖壽不二修身以侯之易凶為吉所以立命也故所著周易集解皆 任字故恆有篤任即斂葬朗思者也 耶君意良學實不需此卒不受卒年六十有九潛齋尤精于易其論伏義之易就在 不怕既出即解維疾行同里姜御史圖南以視藍歸於故舊皆有飽當再致之不受 四種其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其高第凌嘉印字文儀沈士則字志可傳其學姚宏 有得之言他如詩傳題書傳拾遠春秋傳於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 上以天為型得之不得有命非人之所能為也先天之事也後天之易作于文王離 日遇曆新於逸方盛都見其衣木棉之衣歸以萬二端投之日雅知先生不受人 国民北部和日

又捐資收全軍獲沒之屍歷之長坑襄人於汪督師外知有孫同知李材富而不能 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時先生年十六江送於道未後督師軍敗死之信吾衛監紀 先生姓李氏名容字中多别署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二曲先生西安盤屋縣 宗洙議為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俾先生招魂以雖宗淶即捐城西地 別之於衆屍中況又越三十載也先生聞之働不欲生知襄城縣張允中。重其孝典 漢臣當喬年軍至襄率邑人首迎喬年署為對盡軍演賊獲而劓之襄創收喬年屍 文磚於社服斬惡畫夜號哭不絕鄰繼以血里諸生劉宗珠知之即舍之家具述 赴襄城信吾從監紀西安同知孫兆禄行臨發扶一齒與其妻彭氏因如不捷當奏 有人惜兩先生著作壓埋藏蝕莫有問之恭其行旗亦能復能言之後有勵志者請 赞日勵志故絕人如西湖两先生洵堪伯仲哉然而江河日下脂章隨俗同志富復 襄城招魂以母老不敢遠出康熙乙巳母卒辛亥徒步至襄城徧訪遺蛇不得乃為 不克拉死之士卒五十餘盡沒彭開報乃與子以所遺齒葬之曰齒冢先生昼欲之 從兩先生之不忧於飢寒始 也先世無達為父可從学信吾以壯武從軍為材官崇禎壬午衛師汪喬年討局賊 二曲先生傳

生設為上則督師監約配以信私下設長錢編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痛哭凡襄城 客沙此行為何事乃喋喋於此尚有人心者·中旦不麻即戒行毘陵學者固留不 鄭公以海內真儒處皆以病離自後不復與人搖准吳中顧宵人到則款之 恭定公設俎面勉應之既而悔已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即去之陝撫軍白公故薦 士民同時死難者之子孫畢至皆大哭觀者莫不哭哭聲四根於二三里外允中為 是夜将半鬼聲大作環祠不給甚哀慘聞者驚異皆數先生誠孝所感允中乃為先 能亟還襄城祠事適將畢遂宿祠下机於父主前願以五千餘國殇之魂同返關中。 之哀籲得免學使許公欲進其所著書不可歲癸丑總督鄂公以隱逸舊戊午司冠 讀之不然無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有得於道也當事請主制中書院先生方謀為馮 講學都各有宗旨愚則以悔過自新為要又曰諸儒之說醇駁相間去短集長在善 之感流於是立碑曰義林先生奉招魂之主取其家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家中。 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與晝夜不得息忽靜中涕下如兩趙胸頓足自詈曰不孝 謁道南書院發顧高諸公書以慰江左學者之慕先生赴之聽講者雲集凡開構於 常州府縣鐘麟前令盤唇師事先生聞之遣使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強請南下 更持服如视先生既少孤食貧力學奉母命不與誠以昌明關學為己任當日古今 國朝支匯一人卷十二 國學扶輪社印

劉崑字西來南昌人少於任氣好關及慎母母責之卒不改母做然因我將述人我 章皇帝也容愕謝去及三桂將叛萬見 毘田己亥傅臚已賣於 **弘洪聲重氣節順治十六年成進上後束應縣有能養選雲南府同知在任例揭平** 兒從此改行矣因重自發母回果爾是我志也自是崑好節讀書崑偉驅幹豐頤而 図月と重 とし 不忍見是子破我家禍及我且我死何以見亡者於地下萬聞之跪抱母膝而哭曰。 赞曰與少時讀先生遺書移然想見其為人欲概其平生而恨無由後過襄城時劉 聖祖西迎總督得公宣 償也客口何慎為隨出示數紙皆大僚賣身恭乾笑曰甚為但此身賣久矣客情問 西王吳三桂三桂器之數日有三桂客來言及雲南寒卷客日盡黃于玉崑曰無以 有相深以天者與宗珠父子前後仗義亦不可沒云 庶常芳草宗珠姓也遂悉先生始起引拜義林請允中碼不覺涕下忠孝之感人殆 學者子慎言慎行皆能守父之志 四十以前當者十三經廿一史糾繆既而以為無當身心不復示人惟反身緣常示 劉崑傳 旨召見先生稱發疾 吏屢變色疑其弄法給口汝作如許大事 御書標志高潔四字龍之先生年

| 置復能容盡避豁李不食尋為賊所刺崑避實台山去及大兵破雲南綏遠將軍蔡 各四十充軍成職越衛無何三桂死萬謂李曰三桂猾賊恐成我二人名故不殺今 頓矣泣不已認日事至此泣何益劉崑死當為厲鬼般賊三桂惜處才乃杖李及崑 李與崑赴勘當崑之將就勘也顧賊眾日取有與來賊驚心揮之走崑日彼以劉同 一賊至湖南長江之險與、國家共之恐難撲滅也撫軍日已聞而彼止奈何萬日崑 李泣曰君官小名未願且有老母而不偷法真奇男子也我籍訴下百口在京不復 坐堂上問女二人何言李反覆數千言不屈崑以不作賊三字對偽官復曰若非明 知為奇男子我頭觸陷死彼不得一活同知爾等安所逃罪求懼以有與昇往偽官 當其罪撫軍只我與若恐頭不在頸矣萬日今日頭猶思在頸乎即代草疏書記促 天下兵馬大元帥崑即召其軍俱鐍之室即馳白臬司李城隨李白撫軍撫軍大禁 直車、三月四月二 與乎偽官回如女言回旨恐處分重奈何二人同聲應日誰欲輕者逐羈二人於城 即發撫軍猶務稽數日及發未越境為賊運所得而平西以反聞矣殺撫軍等官械 B.奈何崑日事急矣公速上聞請大兵駐常機賊不能出黔一步無能為矣若少遇 謂我不知耶吏恐叩頭乞屏左右白事曰某有弟業鏡入平西府鑄訊聞最大者為 予明且中與矣毘回爾語語耶乞師我朝者誰般永思於緬甸者能今猶言明中 國學扶輪社印

醜不精 具報各上官三桂聞移咨撫軍無軍筋縣釋陳於是道路噴噴稱李彭澤剛直有於 儒士軍攻指不勝母顧用之何如耳蔡竦然異之遇以殊禮久之蔡曰當陽為荆襄 略治彭四藏多惠政以註誤去官康熙十三年三桂反 聲心襄水回爾官栗米大敢抗王親襄水曰抗云乎哉吾且解汝顧左右立縛之 之姊之子陳隨母入點自楊州校鹽私沽於道至彭澤襄水禁忌陳怒直入官部屬 李襄水先生韓邁字通齊襄水其號也睢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為彭澤令吳三桂 要遵軍事旁午非遇莫辦遂補當陽令縣產城為軍中冶鎮所需兩章京坐督煤户 赞軍大司空其如錫為襄水襄水至荆謁将軍問 巨爾進士也烏乎長對回西南 上命順承王統兵鎮荆州以總督蔡毓崇為綏遠將軍計之復 更羅羅伐竹通道如僧言田之嚴餘雅羅以獸左肩鉤羅羅俗微得獸以此致禮 張庚巴公避地寶台山時間寺僧云寺後三十餘里有曠土可耕業等基道久矣 毓弟以二人孤臣抗節聞李贈鄉崑以原品加三級補登州府同知還常德府致 人公隨至其地攤攤指草屋大国粟稻日皆公惠也嗚呼此可識公平日之為政矣 Ħ 李襄水傅 朝廷破格倫水唐紫中立宋張亦進亦進士也一收復准察一為平具節 重一製によって 諭大臣保舉賢能 息

就歡也民隨往者干餘人及藏畢出民歡呼回非王就能生全我賢令者適有都統 且請於王曰遙不合時宜願以病去王審顏口女好官我班師日定奏如當襄水初 朝廷南顧憂遇為 子也願為之窮未為襄水竟以楊事錦二級去咸謂都統媒孽云襄水見楊事急走 縣令今以汲黯自待耳都統愕然街之會已有楊州彦者襄水同年友也以前任直 言曰諸大人不欲滅吳逆予煤户逃則無煤冶鑄必廢軍仗且不具將何以殺賊釋 詞誠且先殿之有填鼓止礙發軍門哉急呼裏水入旋呵令超進襄水徐及階下大 荆州語水師總鎮張忠忠故能該見襄水入楚諸詩訂交者聞語版然起回君以楊 隸任邛縣事罪當流襄水集士庶問曰楊君於汝單為戚家忍坐視乎或曰楊君君 督報玉兩章京誣以庇堪戸誤軍需將置之理王命吏刑兩部大人繳之繳之日大 採送每虧其重少不遂輒肆鞭笞衆苦之聞新令至羣泣訪襄水則然即據實申總 預算以極之楊卒得免襄水在任僅九月當民哭泣而送者不絕於道子二 失官我獨不能為君募以成此義舉来俄而新令至錄楊家口將遣矣裏水急倒箧 過當陽襄水迎之揖都統日爾何官不拜對口縣令昔沒點以不拜大将軍重衙青 国南文图《是十 出傳越盛陳兵衛皆露刃夾階侍立部大人主雨章京言盛怒侯雨章京憤惋其 朝廷非為煤户也問官語塞令自陳王前望最竭王條悉如此 國學扶輪社印

受又十載盛園僅存二極雙耳失聽又病下墜終日仰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答魏 員中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翰林出知敘州卒於官中子義學生工學範與余萬 老淚滋滋下水叔亦远時方絕獨冰叔探囊得銀牛兩為買米炊飯共食作書與嘉 冰叔自西江船造其魔先生與之粉版冰叔書竟先生視姓字則强起張目視之泣 另所後子亦東訓乘諸生謀食四方之夫婦白頭相對時時絕食有飽者非有故一 委之塔弱而寄食於僧舍友戚憐之相與贖好園歸之于是復與妻居時年已七 與妻居賣文以出不足則與妻為機與竹筥佐之又干載益国不能保其園復以妻 自是足不入城市。前童子自給居七八載陳山寺僧開堂聚聽者衆避喧反養園 喪亂後尚餘田四十餘畝宅 未其子諸生觀卒自以有隱隱痛自刻黃遂絕意于仕進會國難乃改名確字潛上 孝廉李氏名天植字因作平湖人居乍浦海上盛園崇植葵酉舉於鄉三上公東葵 張庚只余聞真公之薦先生非有舊也偶見先生學庸說註駝峯草便民實政錄傾 心馬其公可謂知人矣乃蔡督知之用不能盡其亦順承知之卒不能言於 一鳴呼豈非所謂命耶 棋李两孝廉傅 一區乃持家具分與所後子震及女而與妻別入陳

ď 先生為石交先二年凍死雪中至是先生餓死臨殁云我無愧于老友名時康熙十 訪先生於永思堂信宿別去他日述先生言為書致先生日所云錯認時務以趨時 養養人學崇禎丙元舉於鄉甲申明亡母亦發即無室于養顏其堂日永思草堂 李廉集氏名鳴盛字端明號崆峒嘉與人五歲而孤事母至孝稍長母或語父行,述 九山志迄今猶有珍之者 興布衣周青七屬其集知交為先生月給水叔過吳門見俟熙俟縣者崇禎五午舉 桂有餘香埋沙認遺錄引領望西山草幹水如結足以見其志矣南都魏禧冰松當 自晦迹後不為危言奇行以動飛詩亦不多佐發後檢其篋有甲申歲哭君親師友 日也長洲徐枋侯衛桐鄉張履祥考夫海鹽陳旬子木開計會哭私諡曰正孝先生 閣曰止閣而自號止國雖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年年七十而残益三十七年如 父言輒嗚咽幾絕出入交遊一咨于母既婚尺帛一錢不入私室思有以顧楊及祿 聽其餓死可也及青士量往飽果堅拒不受未幾至乍浦有鄭嬰垣者孤子絕世與 國朝文題 卷十 四該以業師吳魚在執友高元情皆于是年卒也又癸丑三月十九日一詩結語聲 一年年八十有二葬牛橋所着盛園集所後子殁乏嗣道豪不可得矣惟續修乍浦 人徐核亦不入城市者見書索謂水叔曰君意良愿但李君不受人飽君力量不能 國學扶輪社印

孝子新運拖字楫山第運標字夢野浙之餘姚人 與余善古誼有祖風 里中士子亦不能舉其姓氏借哉 **额侯齊善甚工六法名尤重至今無遠近實其道里李巢兩先生匿跡惟恐不深今** 鄔令恭城時情累有粵西之行次水州之新塘夜起登尾逐失所在益康熙三十 具有夷然不屑之縣致為精論禧向匿影山中頗有此意及出而交遊未免應酬應 國朝文匯《卷十一 對回靜志居詩話稱孝廉裏足不入城府名吳中有徐俟齊吾郡則李潛夫巢端明 宏遠自晦之貞固友道之直諦而於行文之法均可得其縣矣子二勉勳勉子庭垣 酬之際又欲其口不覺遂以文人自處大教所謂較論工拙沾沾自喜有好名之心。 自知者此語鍼砭最切禧終身佩之至於論文云意有所愈油然此之雖大文換發 出處得正而嗜欲名譽足據其心則器不遠九將來措置設施必有坐受其病而不 為務者此人本心且不識安問時發固不足道獨有志俊傑而無邊泊南静之學雖 畢見禧何能更指一語但當繼此鞭策以無負我友之相成耳觀此則先生持身之 有求於當世之意皆實實有之譬之先生如秦越人見垣一方五臟六腑傷滞無不 銷氏兩孝子傳 也二子當孩抱時父大環以妻兄 國學失論上中

書疏告於補入樣兄弟分為一涉洞庭一入衡山半載會於考西之湘山赤相對泣。 旋為遠行於誓不得父則不返人不知也三年春運標亦樂而南三日兄弟託其妻 親不必持矣復上於神仍得前兆兄軍喜甚同神豈終莊哉乃就密室相權商之 戴郎殁兄年失依賴雨姊以活成童並自勵而母命尋親児與第未當一日忘也運 憐之祁陽爲窩民有鄭海還者聞之扶杖出江干候二子指回孝子爾欲生進爾父 其原而僕僕道途即斃命何益觀兩君念誦之該先生益紀筆於新塘也盡置一 復商所任通其友同里邵宏傑客永州開之往該皆禁里骨立哀之因告回事不 子於兩娘遂行徒步負援測字餬口或至乞凡名山梵科崎嶇偏該每至即刺臂 有估於楚者挾之選雖正元年運標成進山歸時運槐舉一子運標因兄幸樂予尋 性静穆常作出世語因以詩意合之益信其了悟入山矣於是兄弟往尋不堪鄉 標嘗訪其怕姚猶記舟次新塘一話末云霜濃古寺鐘開處一點空明透佛錐大環 有意外得生還之兆日抱幼子啼於庭田兒他日能尋爾父歸來光額之乃喜越三 河衛水間天憐雨君未必無默故者舟成陪日餘姚翁其兄弟尋父之船楚人 月五 知非然斯洲有處者兩父也二子驚泣請故海還回康熙三十一年十 日也同舟為即恭城子。索之不得選報狀妻部附之提二子哭祷於神。 杂 求 612

張庚回乾隆六年秋八月晤邵子蔡梁按恭於雅州為余語孝子事甚悉并示送翁 後沙日長數年外 旦以侵矣土人名之曰白沙洲洲距祁陽二十里隔岸為獅山 表之可耳於是二子識之乃歸此言得生還者以海生海還也洲初小扶自奏大環 氏兄弟尋親原及白沙洲表嗚呼純孝若翁氏兄弟我無能對一辭矣因節邵子之 標以保舉出今官河南桐柏縣中丞雅爾圖勝之曰純孝足風 子欲開視選葬宏傑不可曰三十餘年之久又無棺也且洲廣厚而沙白地部樹 哭授急足還報於是二子燒阜拇踊哀號慟哭幾絕觀者無不哭宏傑聞之亦至二 歸遺箧無輪也以他物政之乃得紀行該知絕筆於新塘也出遺篋鎖故之牝牡 父而推二子泣即似矣何以徵信海還乃問諸鄭子之母出小輪示之同此亦奏者 第念同患幸免出之是舊其佩物擇阜藝之後二載有恭城今長舫泊江干揭其貌 七日我第海生產男走告其外家渡江湖而格於敗蒙起視達中則赫然 序與者而為傳以該余之嚮往云至關忠壮神兆之奇驗則大孝之格也 長可指距二日者汩於五浮於七也又孝子所云與首喪舫揭者同則感洲都非爾 辞其姓氏里居與相失之月日以該比開奔告已去今海生死共妻尚存,其子之生 物也其製指豐而缺一盛運搬遣急足往餘姚証之伯姚伯姊持之哭回是也量 優矣

國華文題 卷十

以頭槍地號哭日濟命之身即無媒妁前肯為淫婦作罵名光管草廠宦官魯朝者 焦存兒者明萬歷中京師瞽女也幼失父母無所依乞食於明智坊奪乞欲犯之則

奉之又閱其獨乞将再獨存兒痛哭母苦命人不即死嫁一夫經年而亡是我不當 行從館於為學為該及紀其事而赞之以存兒一脆弱如少而孤能全其身嫁而孀 給之門房與一跛媼共朝外存兒跪乞如故後魯己祠康陵衛陵呂司寇坤以霜節 有夫也且吾學夫之歌以乞食食多於為女時忍以其歌共他人食子等不再嫁看 開心為配一時兒習拍极唱挂真兒夫婦跪歌乞食時存兒年十九聯年替兒死魯

民军兵安有及乞兒都嗚哦若存兒誠足風也為節呂所紀而傳之以俟後之良史

曰婦女節操,良由天性然士人家猶勉勵名節,存兒何勵予史傳列女多世族齊

能堅其節我心師之矣

國學扶輪社印

情而至此極則所謂喜怒愛懼悲擬離合存亡去住泡影之不足喻而石火之未足 **為煙雲雨雪草木金石蛟龍魚鱉之變狀無情則無寒暑之推遇無陰陽之倚伏無** 或醇如飲醪或淡如嚼蠟則又幾幾乎求其故而不得矣夫心動而情不能止情歧 情之聲矣何元之有沉無情則無人無情則無我無情則無天地無化竟無日月星 也琅琅乎其有辭矣而非矯強也脫於聲之不自主也既無情矣何聲之有既為無 思神之勝趙與夫山精木名水妖土怪種種之幻異而橘語倏起而倏滅嗚呼一 詩者天地之元聲而見情之物也琅琅乎其有辭矣而非無故也發於情之不得已 也所發有真偽也忽馬而操筆回我將為該忽馬而滿紙曰吾詩已成及就而讀之 郊坑挂持縣於江樹情同解同而顧又不同君子誦其哉知其人馬葢所感有邪正 何以響若雲之觸石不知何以生若風雨之驟至而不知何以來何以去也自天地 以感人者非無情也偽也夫是以根我心寫我情出我品成我強若吹之為顧不知 而言不能齊而淫蕩堅溢邪陂說異之部時時間作均足以感人者其情真也不足 言矣又馬用該故詩者見情之物也然則天下之為詩者皆有情乎無情則無詩天 下之有情者皆詩人光有情而無情則又無該故夫曳杖行吟拍發索句騎疲馬於 Ħ この世界がおトー £ 垣

萬物鬼神情狀悉聚脫下而供吟思速不加巧遲不加批情溢乎解而肫脏解暢乎 之如遊桂林目不暇晚次之如入芝蘭之家久而俱化其移人之情何如也吾是以 情而亹亹而非無故也非矯强也故以天地之元聲也吾友楊君子安於學無所不 九湖細而釋之情周於格墨之中。明而吟之情溢於筆古之外琅琅乎聆子安之音 短的冠以許鳴浮慕自多真知則必嘗試舉而楊之情高於九元抑而按之情入於 国南、文月 而怒罵無端而嬉笑乍近乍遠忽離忽合而情不定者偽也觀者病之該子安於始 **興始所謂發於情之不得凹而脫於聲之不自主而元聲其在此矣今之作者無端** 也搞鏡乎若親子安之貌也而懸態子則真見子安之心也中則朴親則華志則潔 神則流腸則熱遇則冷職若木四照之花搏鲲鹏萬里之翼而其慘澹經營經綿非 日三復猶不能已是為原 國學扶輪社印

既而思之則余前說猶未盡故今夫鄭衛之聲淫聲也其辭淫解也然而詩成而不 詩然王孟韓自各極其致已爾梅谷夫何疑是某也梅谷問叙于念行將付稀知音 若夫造品賦亦柳賦蘇奏白石之清勁玉田之深婉人有不同同歸于雅此亦如論 削者無俚辭故也無俚蘇則其辭淫而其文雅矣詞之妙生香真色在雜即之間譬 吟往傷如所欲言為數服者久之又為竊怪者久之抑何嚮者所持論者之各異也 燕聲韻之學感故人之適至相與上下其議論者竟日最後偶及宋人長短句梅谷 陸子梅谷詩人也未當知其能倚礙丁亥鳳偕頓子竹莊訪余子棘屬時方家處 魂銷意盡而其思豔以哀其言亦麗以則猥褻之過流于都傳等琶雜遇與味盡矣 專主情致為本色當行余則以清空為常而被以一言曰雅梅谷額余言而去意若 如驕馬街感而欲行蔡女窥簾而未出又如鮮霞點於奇花初胎雖昵押溫柔至于 有不釋然者居無何梅谷書至重理前說以為小有不合且以所作夢影詞一卷質 之士必有極賞之者無俟以余言重也因第理余與梅谷譚藝之旨書而歸之。 余余讀其詞大抵取材於花間草堂而出之以新纖麗縣密不在小宴奏即之下低 國朝文匯 既卷十一 陸梅谷夢影詞叙 朗

|血充誓將身碩念奉養無人且幸有好乃飲泣如禮不數月遺腹生子請於節命名 矣逮至天乎何酷并奪軍雖履傾非柔木所支維絕豈斷便可引然後含悲入地齊 致白頭黃品不免失所者有之若孺人遭顛且有艱鉅仰事俯而不遺餘九風時二 見并留穿機之黃纖細畢備遂泣告先靈圖户自經以死時乾隆四十六年五月十 從夫子地下者為延夏氏一脈耳今復異以生為乃附永成於新門即自營發身之 而冀厥于之有成也不幸永成甫冠又遘疾卒於是孺人仰天椎以曰未亡人不即 又七年前發孺人經營廣險一如喪姑時且以永成之幼也唯過時不葬是慢西益 志從夫猶且絞象悉自親裁及釘不煩他索以視倉皇號懷遽自引洗其難易為何 蚤世家徒四壁筆耕不足以養孺人怪鬻荆布兼絡緯以佐之前三年璜以攻苦嘔 孺人姓葉內錢塘北鄉處士琦如年三七歸郡库生夏瑛璜故具慶有兩兄皆未唇 統如苦一以卒能送往事展竭情盡慎真安軍罗兩世同解終子職全婦遊無遺憾 日也是予古今婦女節烈多矣其義憤所藏住往舊不他顧全一身之節斯已矣或 勤的節續得金若不購地於南山之滿覺概而葬其前姑與夫方將以終先世之事。 曰水成而姑范旋残箭益表三世奏獨相依上供甘品下資館就香稿人十指是賴 國阴文雅 卷十二 全 姓 姓凋殘存者亦皆孤弱享祀不克時舉嗚呼是果天實為之歌 我田尊南葬其先人誤信地師言置諸峻鎮不數年全盛之常悉付水火再傳送子 略來告乃知其門祚顛危一至於此余既深悲孺人之志而益為夏氏傷也柳余聞 舊史氏曰余與黃之父我田霑同硯底萬行誠信人也當遭其長子確從學於余後 使請假再聚於里門知其三子繼述獨抱孤孫衰顏類楊對之樓俯欲厚為周恤而 彼此蹤跡間陽歲辛酉一遇我田於京師時晉遊歸落飽不偶越二十有五年余奉 不能也比林居訪之則我田己久沒其後人罕有知者今其甥吳上舍傳述孺人事 遂泯沒無聞也爰此筆而為之傳用為致孝勵節者勘馬 遗弧使無萬有一伸之路且門祚衰蓮欲求可為繼嗣者僅得同輩幼弱一二人將 及身而邀旌典或至子若孫而獲顯楊孺人既格於年例不得請諸 志堅定又馬能歷久不渝從容就死若此子頓從來操絕行抱苦節者天必報之或 須其長而有子而後可為之嗣是并在可知不可知之數矣豈不重可哀哉予處其 如那夫以舞弱一 婦人生非規閱未智詩書動合經權應問終始非其東志貞純立 朝天又奔其

永康縣與自明正統己已繳于超邑士應仕賺捐貨重建至宏治庚申 大成殿災 麗水學教諭應正祿錄其志乘碑記可稽者以呈子子惟古者設學以明人惟中庸 學例教諭方卓然具道其事請為之記而予未暇也後三年予復使浙又三年試竣 皇上御極三十有二年尚端商孫東璋以 文廟建置嚴久銳意大修功宏费鉅會 第至正德於西尚道子天澤等復修崇之嗣是後裔分掌,一牆之圮,一木之盡不以 仕濂孫尚端拓基重建尚端子天成繼成之而明倫堂則自成化問仕濂孫尚道重 族獨能力建 貪生体福之和雖賢智不免而使之適於理義非强勉不能服從習漸然也應氏之 邑學宮之繕後率由有司督糾眾力然後成事其故何也益生人理義之心與欲利 以正教也道之不明教術分歧佛利道觀無感貴賤不惜厚施营構以資補媚而那 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修道為数而惟夫子集其成故殿曰 贮 殫盡復議捐貲立會族人踴雖争先重貼備用比年嚴修有贏無做予按試經由 煩有司子孫繩繩視若世業馬當立學宮電備藏修之處我 之心同禀生初顧理義做而難見而利之為欲易猶異端詭說導以所欲浸淫肺腑 関明之重見と十二 永康縣學宮建修碑記 文願祖作孫述博數百年永修不忘可謂知所擇矣抑思夫子勘子 大成堂曰明倫所 實光雅

上以金川平定告功闕里時公既調撫河南赴 士舒公赫德奉 命來好師賊遂飛四十一年春二月 言攻東昌時望見帝立城上衆惶怖解去益是時賊已魚奪也己而官軍大集大學 数无蜂雄園官軍官軍力戰殺傷過當然餘騎已不滿百人於是大風或起揚沙電 東昌巡撫徐公緣率官軍往捕遇諸柳林時諸路調兵未集官軍不滿五百人賊衆 乾隆三十九年秋八月山東壽張縣亂民王倫聚眾殺邑命九月陷堂邑陽數遂覷 予所願與諸生共勉者非直為一邑一家言也是為記 **亟正所趨而志於君子之學寫經述與反求諸己由獨知之不欺深造以致其道是** 兄以之為教子第以之為學率以小人之心而欲假君子之離近且并其解亦失之 未能治己治人皆是道也真儒不世出而訓詁之傳多逞臆誠甚至侈言性與天道 區儒林與道學而二之則已好名而失其實矣後之人復拾其唯餘為時文應該父 **鳳為儒有君子小人之分不可不察也君子務躬行不尚口說子臣弟友夫子猶云** 日城眾城都公率騎突圍出左右愈言見聞帝道在賊故不敢逼後訊所獲賊聽亦 而傳播習襲陷渦本心嗜利之為或反出二氏下可哀也已今講章邪說放點既嚴 国当二年 酮帝廟碑 - - -行在迎魏

其地則祭之不在其地則不然帝之神佑見於柳林東昌而廟於開封亦有說與光 魔如奉考她葢不獨山東河南為然而柳林東昌偶以像顯示衆觀略用警動愚蒙 思之将核奉明威强湿心慮以率化壅慮俾大河南北近遠守土之更發其悅懷隱 林東昌者譬則 韓文公廟碑謂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往不在而以湖之廟比之鑿井得 **仗神威裒之臨清剋期嚴絕肆靖東上崇祀報功於義惡容已或日禮祭法諸侯在** 上詢柳林撒城事公具以状對 解 日帝之神行乎天下。天下之人隨地為願以致禋祀海脈山截獲蘇慕思洋洋 祀外雖里巷婦孺莫不奔走禮機無間時日而帝之降靈昭顯赴機應會捷道響報 光解惟自古以功德忠義祀於後世都各廟於其地惟關帝廟遍布天下自春秋 分知順逆禍福大易言神之不測中庸言誠之不可擒此可徵也蘇文忠公撰湖 刀賊之窺東島拒官軍柳林若炬火縣熱且燎原帝庸赫怒鼓舞風雲助我驅除 榜諸願公選乃卜地於開封府城之西越明年廟成以書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 井之水利及一方之人至水之行乎地中天下成取資馬帝之神佑見於 而行徐公在山東於柳林若或見之今移撫河南即於所治廟事之早夜 一井之水也而隱然遍於天下人心者譬則地中之水也且吾関 特命立确崇礼以昭靈氏 御書神威垂佑 柳

萬什馨香水干萬祀善降祥 與原聖泰徐照稻稅户介眉壽有酒漿 散時告度獨吉良實其重益城牛羊有字監 帝告扶義漢鼎医歸縣赤螭鶏九養多佑我 其顛末而擊以為用示不急其解口 民自息協氣所養風雨時節年穀稔成疾屬不作其型佑所及不益遠光於是次列 意民事嚴若帝之臨於其上監於其左右無敢為食塩暴擅滑漁情處横收盡條横 逐東文題 卷十一 子孫留家於邁遂為選州人君幼養入库有聲雅正六年。 特語地方官各學賢良 與藩司抗議不以重租累其民者額關之既然日州縣更重失上官意若邱山王君 原任南汝光道張君沖之為其同平友永濟縣知縣王君請銘且回是當辨河難地 克接錯壞樣肘通安電構字我新宮北俯河海南掛萬 御書高膀飛蛟龍鏡也承 旬齊魯疆草稿公然体拒螳帝赫示現開題蒙摩天及運先以風助順禍逆理可憑 有是可銘也君諱大呂字諧力先世山東海豐人其智祖諱為輔仕湖南常德指揮 方正一人君以知縣用發河南歷署考城伊陽丁母憂服除投新蔡居七歲獄為空 命燈殿功几延對越敢不養要數威德均更的的如嘉木無莠粮更畏不為盡與 永濟縣知縣王君墓誌銘 清神武揚經日出入薛呈狼別兹近 國學扶輪社印

德其布遇其偶該其守施其偶 中銘我就中信其友 張我與予友養其居官子子不阿所許與宜不妄銘曰 张旭女子五皆通士族孫二瓚昭女孫一君之名孫智應京兆試聞計泣告於張君 上命即途次與大吏會勘如議訟争遂息而藩司議依河南河灘地起租君以灘地 劉氏繼娶姓氏皆封孺人有子四長孫旨選拔寅生典孺人出也次孫筠次孫緣次 者二歲姓不入境課最矣已而以鹽政奏君銷引不及額難任後三年復授山西之 葬涔河原所著有水經注略十二卷祖諱國鉉父諱世訓庠生皆以元年贈如君官。 硫不任重租力請不允則逕詳巡撫藩司公曰是以我為名將動君君歎日吾直以 冊勘話議與朝邑四六分隸會大學士公傅公金川凱旋 河津居三歲以能調永濟時永濟與陕西之朝色訟爭黃河灘地久不決君被故種 祖此陳氏此劉氏皆贈孺人君三兄一軍長大張康熙乙卯舉人知秀水縣君初娶 君議定租水濟民自是安業君所至得民新蔡水濟皆為立生複然卒以縣今引病 歸君歸十八年以病卒實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初九日也春秋七十有八以年月日 官遺民害那乃復條列不便十事力請於巡撫阿公會藩司以事調改阿公卒用 河南南汝光道張君墓誌銘

衛司主事後四年以議事被敬請路河今 議歌遂為例二十六年 南奏追虧空以人亡產絕為無力產絕人存為有办君以有力無力惟視產之有無 |關歐殺皆情實案犯在奉 | 旨前者十餘人君白文勤公入奏仍緩決其在戶部河 軒公椒多有開後邊宜與明洪武中又自遼東入京師逐為宛平人高祖韓邦經用 張君諱沖之字道湖一字是風其先世由唐相由江公軍前南節度便九皋至宋南 萬牘冗無實為王具奏稿請核別豁免人不知也及再悉郎卷皆稱平恕其在刑部 則於總理果親王前持議無避忌人多憚之然君當言各省奏追虧空官祭積數五 員外郎兼辦奉天司事又四年邊戸部河南司郎中、初君在工部遇事當屬就意爬 上柳極之二年蒙 恩以原官補用十三張補刑部督補司主事又二年遠江西司 政大夫父諱鈴博歷縣知縣累贈中憲大夫姓王氏累贈恭人君才敏立事而棘林 兄禮部侍郎贈尚書文整公諱邦紀廢仕至太僕寺少鄉以教楊左諸公龍職曾祖 國家文歷 光光十一 不的随难正六年 特詔舉賢良方正君由諸生中舉者得分工部學習通年授處 水真明天放丁卯舉人贈東克道參或祖韓宏擬順治年卯舉人以君貴馳贈奉 思認議奉天遣人悔過分別放歸阿文勤公用君議得歸者數百戶秋嶽滿洲 特投河南南汝光道是年秋河決楊橋 國學扶輪社印

上命劉文正公姚文襄公往塞之君以舊屬襄事時徵豪精價勝至一些兩錢既大 減務實有司不得緣為盡人至今德之君娶柴氏封恭人先君一歲卒子三模乾隆 數給還以給民及胡格靖公喜日吾為國家得一良總河矣劉文正公還向南書房 萬今已贏矣災民接脂髓來供用忍復乘以為利耶亞白二公請及時捷塞期以某 集河員猶以多備請地方吏在事者附響和整多口一詞君慨然曰計工需料若 壬申進士今候補郎中桓四川重慶府通料先君四月至,來尚纵模桓皆柴茶人 逾年始克歸君之在南汝光也治所屬羅山縣獄活誣服者四人紳士捐修城工 減徵秫稍六千萬麻六百萬即以君董其事果如期合龍仍餘料若干萬君復請彈 朱東江授兩郎君舉子業常過予與君賦詩為數及君起再頭長君由翰林思郎官 女二其一早卒孫七光照真寅舉人光烈拔貢生中正光然中達皆诸生光熊光煦 同直諸公巫稱之道年胡公卒又二年竟以所屬商城縣微坐徇庇在職効力軍臺 日合龍仍當餘料若干萬二公與巡撫胡恪靖公數議君復力持之卒絀泉議聽君 督學廣東以事降調次君亦由川假歸而東江已棄世惟予以衰病時相過從然亦 見月之重寒を十一 女孫八四已通士人曾孫一喬齡曾孫女三子初為翰林時君方待缺居間子同年 不復論詩矣次君之年君亦病謂予曰我死幸為銘未幾君年實乾隆丁酉十月壬

- And the position of	garanos en la como en l	ngangangan palabang	vertissenske filozofia		
			有蔚於繼善既胎之至宅兆吉我銘後之	過車腳聽稅於方輔既牵以馳夷行復應馳或推之廠或推之所值則然誰使為之 銘口	寅年七十有七十二月庚申長君模以君合葬於蕭家村之新阡來告予哭而銘馬, 直幸 三下

生諱繩甲字烝哉鄃城其號也姓徐氏為程人曾祖曾站諸生贈中憲大夫祖汝峰 部城先生奇才也負其奇無人 咸英之省也惟座主移堂李公奇之深以為然然亦何益哉光生志不得極為今時 世無曠土無游民今朝野之均憂不足而小民之難於謀食者益以土之曠而游民 先生以詞章之學為無用即工固不足道也生平焚膏繼悉勒求無己者怪在經濟 王介南古文胎息韓蘇晚年出入於宋元諸名家謂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 生少類敬書無所不動下筆十言時文規機嘉無詩則浸淫於浣花叟而稍稍分以 多也誠使大雞荒土間田修明水利做古溝洫之椒蓄洩以時旱潦有備則石田皆 膏腴也千倉萬箱何求不獲省東南百萬之當皓國家無窮之利而黃黃者遊咸盡 之書凡禮樂兵農選舉學檢刑書有域一一致議而尤禁心於水利其言曰先王之 **海然稿成軌為人取去不甚愛情亦無復記憶雖問有存為從未當排纂成帙云益** 康熙壬戌進士按察司愈事皆河南學政父遵五歲貢生候補同知妣王氏先生年 力於南畝衣食充盈含哺鼓腹塵忘帝力於何有益不休哉乃時復向人言之而 十五補博士第子員康熙庚子舉於鄉思河南山東知縣後改補諸監被諭以終先 = ノ、珪二 人知其而其奇究未得稍用於也而竟鬱鬱以死矣先

僅如此先生生康熙壬申卒乾隆乙家享年六十四妻周孺人繼鏡孺人子姑之夫 皇帝宣亟亟修城勘良以藏大禄散販之餘我民仍無飯與故沛此恩常俾其活命 夫機之先生蛋與之力爭相持不決李出民交口想回 意也從此追先生之去夜戶不閉道不拾遠民用安堵其令惠民也值嚴果以工代 汝能使色中無盗光貴回能光生隨至會城陳其說大府允之回此古人以盗治盗 維天生亦桐花之屬惠我烝民廟堂梁棟小鼓鳴琴簿書 以兩孺人暨莲張祔馬來乞銘銘曰 然諸生妻先益子女也次爾駿尚幼丁丑初冬斐然卜葬先生於馬程縣之盧家民 桐鄉又持錢公女也子四長之觀為叔兄後次之濟早至妻沈未婚歸徐守志次斐 耳如用京夫仍將餓死矣據與不得前季訴之中必調陽信以去旋以調簡引 賑將事皆民夫所修武定府城費八萬四十兩有奇監督城工鹽運使李公欲使京 事大吏飭捕之先生夜二鼓一童子張籤步行入其室食客愕然起先生回吾縣官 有可著者二端固始界連節黃雀行充后季青者盗魁也長無賴惡少年以標掠為 國南文图 美十二 改補教職作教十年謀士有方然詞章之學可與該者家家沉其他子所謂可著者 也若李贵子有言論汝隨取文書示之贵叩頭求怒先生回吾黃汝罪授汝為捕頭 一開孤負此命天真夢夢。 國學扶輪社印

疑條列而上之於朝則宋史槍黨之筆傳於後也後世必以為史册所載未盡失實 武之所痛也古今來忠臣義士往往仰天椎心至於斬頭陷胸而不能自明者又置 則建儲一奏之疑於邀名准西逗遛之疑於怨望棄山陽而保江之疑於失就, 之點則由筆而紀錄之矣使鄴侯不積數十年即薪當膽之苦心招摭掇拾徵信者 其清明者矣顧當檜誣而殺之之時也御礼則收之矣功狀則削之矣態克王伯庠 到月に産しなり一年 となり一年 と城四身死矣其時猶有疑遠離股於賊者昌黎以為兩家子弟才智下不能通知 少哉此鄰侯所以抱區區之沒而不能自己者也顧吾聞之唐張巡許遠之守睢陽 其家而白其心忠武之所甘也王其號榮其嗣而沒其心忠武之所痛也且非獨 獄中孝宗白其誣追復爵土贈邺有加至今忠武之心所謂如青天白品奴隸皆知 成之而金陀粹編則鄰侯為其祖忠武王辨誣而作者也肯忠武為槍賊所構陷 以述之千萬世遂以有其事而不可廢何以明其然予吾益讀金陀養萃一書而 之矣金陀會華為金陵岳君水転因其先世宋鄴侯名珂恭所輯金陀粹編增訂 嗚呼吾今而知文章之事天必有所大不忍於人者而後生聖人以作之復生聖 不能不高忠武之功誠不能不哀忠武之極而終不能不皆忠武之心夫殺其身波

考掘才不足於記載首為陳請漏略無雜無足取重必不能宣付史館據為典惡而 前 忠臣甚且道說前事感憤激然不啻欲代為割刀於仇者忠武而外則蜀漢之關 粹編志辨証也曾華志增輯也易其名者懼亂舊也易名而仍繁之金陀不忘祖 必有都侯都侯之必孝而能文則非人為之也天也使天而不必生都侯或生矣 辛莫之有濟也然則忠武之忠鄰侯之孝為之鄰侯之孝鄉侯之文為之而忠武 又無曷黎其人為一言以證明之則都侯亦徒抱此區區不能自己於其祖之心 国東、万里東えこ 繆也顧民皆嚴事壯緣過於忠武其後鮮克有聞者若忠武之距今且六百有餘祀 以其義烈之名名萬古孝以其仁愛之澤祥百世理固然也即如今婦孺所共指 孝也吾觀晉南渡衣冠之盛首數諸王推其先皆祥覽後則孝第之流澤長矣益忠 也故作述之事重馬領都侯作之日粹編水軒述之日薈萃而仍聚之金陀者何縣 文章者所以拯人於禽獸之具也推而論之孔子之修春秋都侯之撰粹編皆是物 不必考即孝矣而不能文則籲天辨宽之錄必不奏忠武之心必不白而檜之罪 不樂於為忠武是骨天下而入於禽獸矣天不忍人之夷於禽獸也故界之以文章 不為忠武之心不白僧之罪不為則人皆樂於為德而不樂於為忠武樂於為僧而 事因書巡傳後以最其迹而後其論乃定使都候亦如迎遠家子第識不足於 國學扶輪社印

新安三子制藝是也其三人則同邑宗人雅川筆龍以經程易田瑶田以該方時原 兵插有高孫威信公鍾琪春起於 本朝為世名将定青海平金儿豐功偉略論者 於學如飲食嗜欲之不可離絕與世之學者異夫世之學者工則賊熟揣摩媚語言 得其接引為重而君尤愛問惡驚客非因五君子以通者鮮得至其室獨專靜純 矩以文皆互相切剷務為根柢之學而六君子之名乃大卷四方知名者客新安必 學宗漢儒皆休產也君少同筆研當合刻經義數十首朴山方先生序而行之所謂 接惟其徒五君子者從之遊則兩忘其趨五君子者鄭用收牧學宗宋儒戴東原震 抱遺經誦之旁及子史百家之學恢博買編靡所不究足不入城市城市人亦罕與 新安士之健於文者有六君子还君在湘其一也君以名諸生五應省武不氣棄去 何憚而不為忠孝也哉 謂不愧忠武而水軒之水余則謂其又甚似都侯也嗟予明德之後必有達人人亦 置攘袂矯俗根其華耀可以閉戶塞電而煽聲樂又不然箋疏注說輕輔下上所謂 **赏枯作護朽骨窮老盡無莫得而本者哆哆然軌自謂可以萬也而君則又無此名** 巧趨臨得則當鱗翼乘風雲沛然而有餘而君故無此利心否則弔詭驚慎高自標 松溪書屋圖序 / I I I I I I I I

禄禄亦非及者也若被五君子或舉於鄉或貢太學或猶為學官等方其中年最少 責報於學往往有所事非所報所報非所事者君故絕意仕逃無望報心所謂弗言 吹而羽翼之君其勉旃 為獨略原耳然己四十餘矣率沈沒田厄無所遇甚者盾屑為衣食猶不賤而名出 心夫利利也名亦利也太史公回設為名高為安歸光歸於富厚也今之學者其能 國南文題 卷十 **昔大禹**、 山不朽之業天實界之君矣僕雖衰顏幸未入地猶頗掃除暮氣率五君子為君鼓 村中老學完生活以給鹽強雖欲從君吟弄風月於溪聲松影中豈可得耶然則名 舍却為可惜耳然此亦遇為之君倘同其遇恐松溪書屋之底亦卒卒未暇媛矣即 學也然則得報者不必學學者必不責報五君子宣獨異於君哉特未能如君決然 異是予異於是而卒不懈於學是猶不羨魚而結網不數獲而從處漁獵者必竊笑 如僕者少孤處長而饑驅既通籍浮沈者數十載今且老矣猶操死園册子作三家 其下萬萬者連畛而超或且遂持衡出而稱量天下出嗚呼此天下所以多苟且之 之矣雖然農者達年。賈者倍息藝者粥技傭者計直天下未有為其事而無其報惟 沈定夫詩序 八年在外。而作禹愈周公居東三年而賦東山孔子刪訂六經亦於轍環歸 國學扶輪社印

黏觸於境而寓於物境不親應物不備知則塊然者內不足於情其為情也偽枵然 以為其形聲彌天地而皆是至萬古而不滅此其象如火然火為日之精散而多於 老成之即自漢迄今之以者述傳為牛出於勞臣遷客足迹偏天下之人其諸伏身 之何則詩本性情而性情之為物無形而能形形無聲而能聲聲且舉萬有之形聲 知朝廷宗廟之巨麗也或泥古而乘今或為近而忘遠即有所作如茧號鼠嘅萬聲 者外不足於聽其為辭也鄙不偽不鄙則二體立三義備而後可以嗣響風驗故有 鰛以承之膏以沃之風以鼓之而火乃熾火之未生有精而無形火之既生有形而 松若石之中未始見有火也於是遊取諸日鑽取諸和博取諸石而火乃生又於是 鄉井跼影圍随者猶之盆無龍鳥不足與知溟涬寥廓之高深也村農市夫不足 唇一代言情維北征賦物維南山為百世冠冕然豈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路者所 生達之而辭生情生於所引則與之義也解生於所達則賦與比之義也賦比與三 不可無若燧若鑽若搏者以引之也不可無若總若膏若風者以達之也引之而情 無強無質故無物需無物于物而無物之非其物即詩之元機真諦也然則詩之情 之志也而建安七子。陳思遂為之冠此以知文章能事必屬之善遊人而詩則尤資 1 撥聽不留見故當世罕聞後世莫遊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此陳思之語陳思 F () (mil) / ()

能道隻字故吾鄉沈君定夫於書無所不淡通刑名法家言而一歸本於儒術少質 指畫者也日星河嶽鳥獸蟲魚草木之驚心駭目殊形說趣紛紛編編不可彈論者 然亦不能解也用是於天下吏治民情土俗之沿變利病頑良審肥皆其所口講而 經世之志無所遇去為诸侯賓客今老矣名益重賢公卿交走幣於君之門君替之 國南文匠 卷十二 為馬 雙子勞人思婦之憂思而憤懣者若寤寐通之而歌泣共之者也於是乃一發之於 詩何自始光曰始於性情性情何自始光曰始於未有天地以前夫仁義禮智信謂 皆其所網羅而相載者也而且荒孽殘碌您今吊古登山臨水送遠懷人則凡孤 於有者而知之而名之故名之非必其如是而惟其不容已者為必如是凡天下之 之恼喜怒哀樂謂之懷從乎無可名之叫強而名之以性名之以情且名之以仁義 胸中之奇於詩如是也詩之必資於遊也信矣余因讀君詩而若有所會爰書之以 吾所云火之說者有合馬嗚呼可謂善達其性情者矣然非君之善遊不能盡發其 誘其為詩也蹈實而處耀暗而明隱見合散悠揚奔騰條閃變化而莫主其形名與 禮智信喜怒哀樂而當其初則固未當有也未當有何以知其有於其所必不容己 黃亂遊草序 一丁 國學扶輪社印

垂之萬世則道明而教立數之所自至理之所自及勢之所自超當其無不能為有 以不容已於有而遂已無不有於是有而畜之則為德德而率之則為適道而宣之 當有人以不容已於有人而遂已有此人未當有仁有義有禮智信有喜怒哀樂亦 自無而之於有者皆然也故未當有天地以不容已於有天地而遂已有此天地未 世運相準故聖人欲驗性情之邪正則采之以獻於朝欲一性情之皆出於正則冊 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詩者音之通於樂者也故其盛哀常與 容已於有而有為真性情亦必不容已於有而有為真能道性情之誘嗟光天下之 當其有不能為無皆此不容已者為之也而名人之所不容已都則為性情故必不 不期表而為故哀而不傷以此不怒不淫不傷之哀怒樂措之天下則政學而化成 之以式於後正性情以正該治之於其本也正詩以正性情治之於其末也治之之 與夫愆伏気後之患其在人則有奸貧暴悸椒殺死亡兵革之禍中於人心而形之 則為言言而歌詠之則為詩詩不期怒而怨故怨而不怒不期樂而樂故樂而不注 謳吟詠熟則依而談偽而鵝文而後分離非隔生心害或是之謂淫騙夫治世之音 不容已者不可得而已也天下之不容不已者不可得而不已也已其所不容已而 不已其所不容不已則其害遂有不可勝言者其在天地則有海蝕陵關震崩沸竭

必不今而古之也惟古於詞公己出則昌黎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 已於天下之故因有不容已於天下之事亦遂有不容已於天下之遊故遊不必黃 二世孫文章經濟負天下重望年已七十矣未當一日用於世而卒未當一日不用 當世名公雅皆數言之矣余因而重之是所謂可己而不己者也是又兹集之罪人 班也若夫偉略崇情式多物聽功在國而不有民載德而不戶其赫赫照人耳目者 非是者無該何則彼之所謂性懷非吾之所謂性情也金陵岳君水輕為忠武二十 道微乎其微孟軻氏所謂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故曰不容已者詩之所自始也 淫爲如火之炎炎然水之混混然雲之油油然風之莲蓬然根於生天生地遞相生 有今人也有今人則今人而已矣并不知有古人也有古人則古人而已矣然亦不 於也不以其不用也而有所處亦不以其未當不用也而有所務益其性情有不容 古詩之傳者如是而君之詩已如是則余說君之詩亦止於如是而黃敵遊草其 不止則刺坡子。益自有其所不容已於性情者而鬱結馬而磅礴馬而曼行馬而浸 **歙而亦不必不黃熟詩不必黃敵遊而亦不必不黃敵遊稱心而言應心而止不知** 而忽得之於詩者所謂不容已也惟其不容已故不可廢惟其不可廢故必可傳見 國身文理 卷十二 國學扶輪社印

此吾亡師亂後敛戰骨處也恐入此中矣乃相向哭復徧跡必用坂人高求石洞 敗植故視醫盡落得白金醫於髮從姑驗之信乃負骨歸歸距其智大父卒時已五 孝刑措不甩余視學其地猶聞士人口不忘翁孝子也又久之余客新安且五載得 之從自骨如熱盡歸僧堵矣豈復尚冀有人能知之而告之者即告之矣或其從姑 十有六年矣余用是而数孝之果可通於天也夫以音容未接之孫又當陵谷變遷 孤洵長諸長老皆強無知大父事者族有老娘為言從姑嫁長翰山程改年七十許 讀方君准潛山尋墓記記贈公如珠尋其留大父匱於潛山之黃石城得之石洞而 而子然走數千里得遺骸於湖南之道州以歸己而以甲科起家知道州事民感其 又何望久之聞有翁孝子事孝子名運標餘姚人父客楚不歸孝子做罔識所在 作也贈公大父先曾大父殁父歸娶而曾大父卒於潛山會明亡兵亂道極贈公幼 丞兒卷亦往往而存顧竊怪目未得見見則類多生去其父而悍不一顧者死父 到阴文涯顺卷十二 宜知訪之猶存云曹及見曾大父殁時狀逆皆任至則叩金城寺僧僧指普同當口 余少讀柳州襄陽丞趙君墓誌至其銘回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 ·覺掉卷流涕默念天下凡為子不幸而親此者宜無不爾也長而縱觀建盡如趙 書階山尋葵記後 主 見

僵不能起者君願視大笑徐把臂去又當渡錢塘江湖怒舟遇同行舟盡沒君攫身 奮臂排果直入翼故人縱橫出數十百人中數十百人成自盗擊頭路股栗制風有 故凡為子者宜無不爾也而世且以為奇行也悲夫 嚴應童子試即冠其當長負大略喜讀書尤熟朱子綱目日夕不去手取戲戲守章 遂棄而自放于地君身長不滿七尺英毅精悍雖强武者遇之皆自失常遊武林之 汪君名霖字雨簽號榆園歙西嚴鎮人唐越國公華四十一 之都而祖若父者一家之人之都本無異本也故天可得而通通於天之為考而孝 已不及待而死從姑即不必死而族家之婢亦老矣哲先從姑死又鳥知長翰山尚 復言技藝性好容善飲飲酣縱該前代與亡治亂賢好義烈事輒抵几慷慨若不自 入巨浪左右騰躍提擲盡出弱者排岸觀者如堪呼聲若雷皆以君為神人也於是 西湖眾無賴子第數十百人方封持一新安客勢沟沟張甚薄視之則故人也君怒 白家故饒紫臨父残中落紫晚構外海者數藏事己喟然母讀書會有用安事帖括 有十四齡曾識大父發時館髻一簪之從姑在也鳴鳴豈非天哉夫天者天下之 (爭傳君材或有願奉千金請授技者君應之去自悔回以拳勇名非夫也終身不 汪霖傳 一世孫也生有奇萬年上

皮相耳鳴呼君真奇士哉 學生考授州司馬卒於家子祖商籍附監生孫百名乾隆癸未進士百名兄一 論曰漢李廣材氣無雙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廣卒以數奇不使死然而廣亦足 卯副榜貢生當從余遊以狀來乞言於余余讀而悲之故為之博云 嚴縱情詩酒山水間或童冠耆舊雜坐竟日燕笑無倦容時復曳杖獨出意行無定 所覆象覆之然家故無餘象也當一出為鹹商某主計數載忽散索中金為償諸衛 |腾生客皆竊竊說數以為狂蓋君志欲大有所用於也顧以佔畢之學為不足重而 以自見矣余觀君生平昌黎所云深山大澤龍蛇變化不測春意謂近之雖然此猶 為善最樂讀書便佳八字顏之指謂其子曰此吾志也汝其識之年七十有二以太 向偶過村巷雜落聞吟誦聲甄低個駐聽聲寂乃去等一樣多可容膝課其子手書 之負主直者一夕立盡遂撲被返人益義君益嚴重君然而君殊不屑屑措意也晚 市人倍與之君已設也歸其贏冬夜行市中見驟臥而呻於途者即視且難急歸持 |初档力足以質郎起家否則出其武略亦可以科第致通顯皆不樂就沒身實人 世所累棺未建卷盡葬如禮於是洗手亦立至不給旦久一日。婦脫頭上簪易斗東 鬱鬱無所試故亦往往而悲也君既不遇生產日淺則又盡順其黃倡族人立取先 一騰辛

常熟常熟後分縣為昭文遂著籍為昭文人若水生君智祖歲貢生庸而贈儒林郎 睡而亂至饒州都帥顏子萬成乃卜居休宿之黎陽又二十傳至鄉飲賓若水始遷 觀問居杭之北市回道宗無予以第禮部侍郎說子好禮為後几十有三傷由杭而 使乞觀察銘其藏觀察日序吾已生許之矣銘請他屬培德則又过而請於文文與 竟死矣觀察當道書索到其文将序以觀示後學叔山未及應卒明年其孤培德走 相引重而又同以原官故歸田未幾芥子復起累遷至湖南觀察行大用而叔一則 為文如叔口。及見叔一文歎為天機遂殿不復作。二君同年歲同官翰林同以文學 今海內人士所推能為東京六朝初唐之文為無論識與不識必首稱吾友叔心 寤而君虫因名君小名曰開生三歲生母曹安人來嫡母程太宜人撫之愛如出腹 員外郎味閒少孤能強毅自立遊義門何學士門受其學尤善書得二王法生五元 叔心死不後觀察乃序而銘之君姓邵氏名齊慕字前慈叔心其號也先世在唐貞 國朝文匯《卷十一 君其第二子也生之夕夢明祭酒馮公夢極以名刺來謁聞若願借居三十六年云 庸齊生君祖附貢生莊應莊庵生君考候補主事味間並贈奉政大夫兵部或選司 與同嚴舉進出名能為史漢若昌黎河東文都則有定與王君芥子芥子和亦好 翰林院編修叔內邵君墓誌銘 國學扶輪社印

融融怡怡如其兒時退事者述益肆以蘇問遇 十六記者謂符昔夢云君通籍初遭母兄喪旋喪偶思親圖歸日夜以冀此歸得侍 翰林十年充書局纂修者再充京兆分校者再兩遇 廷武亦再屈遂罷歸時年三 構做衣冠做然出眾中則大駭久之益落落無以自見乃自顏其齊曰道山祿隱在 弛置時多少年暴起意氣盛各以才力相關扇其馬服御燕款相矜高雖謹厚貧者 争欲致君門下顧君沖邊不首揣合相渝渝為曝又習與一二靜者遊益就随喜自 弱寡仿哲梁聯句與馬尋戲 通為一沙華夫音金石咳味造次以之允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 予前受書,那了大義塾師就解不能師長而愈義有開於時其學於古也酒而揉之 國明之重是七十 須君文以休萬祀身晦名顯日逾以崇乙酉 咸務此不若不得比人數而君族又有以貲雄者世故誤指君為富人顧獨乘嬴車 雖形貌非外羣相指為邵體君聞之不以為件也君既入詞館明年 一去故遗迹咀含浸海滲漉行溢乃大昌於蘇而惟自其己出今古斯散殊體說製道 羽飾喙頡輝鸞鳳郵書屬草者使填於門員養婚驗銘宮揭所人交走幣恐後咸 人而已乾隆士成第進出其関中文騰輦下人皆口傳以熟後有效者賴得弋 東巡頌原道數章研神播采揚班之亞也奉公器之 清蹕南巡有 國家慶典是廣禹誤館洋 二十五 詔徵在籍詞臣某試 傷幸翰林院 廟堂

君立門外面之取鏡諦視公呼入問回若何視君微哂不答徑趨出其意度夷曠類 已葬而銘之繼配王安人資政大夫戶部侍郎原祁孫通奉大夫巡撫廣東兵部侍 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齊然齊烈同榜進出由庶常改官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齊禁首 書院君殁士有哀之若父母者君一兄三第齊烈乙丑進士選為庶常卒於官齊能 如此與之遊者未當見愠色即慍未當出聲歌性愛木喜葵传後進當主毘陵龍山 己且複然終不以措意當金川之平也相國忠勇傅公旋師禮成坐朝底百官咸會 喜脱優擁爐坐客至倉卒觅優不得隨取躡之覆異旁觀竊視匿笑若覺之亦自笑 首微窪如仰益眉目疏秀短視精章草入晉人室每據索書望之若隱几臥者嚴冬 母老恐不果來已而竟以疾解不赴越四年辛春秋五十有二君就清古豐下說 1 - Kin | 121 | 1.1 | Line Hart 葬君於席安人之封培德余将也使來速銘銘曰 先君一年辛女一人適太學生趙貴經孫男廣雖廣飯孫女二乾隆己丑其月日将 郎善女子三男二人培德聖堪均縣學生聖增少負志節務構属不同俗以自標型 生皆賢而有文者配席安人太學生贈文林郎永恂孫附貢生鎬如有高行先來君 斑斑之獸弗撥於圓城城其音於桑之林嗚呼叔心古誰不然而克以有於萬年維 闕下時文官京師或謂曰此舉意在邵某也若與邵鳳島促之來文曰邵某病且 一選學扶賴社印

生不融維後之成以鴻殿雄 以不朽烈婦者願先生銘之余曰是宜銘銘曰 銘口以婦己請在於 繩長跪承以填來面如生發之印有香盈室臨者異之生於乾隆與申某月某日殉 事吾父矣痛吾母殁不及見兒今日父不悟慰諭而去越日遂自經確室中室卑縣 可以死處家人覺之佯理故勢作樂冬臭坦坦如平常父斌來則沒謂回兒不得終 **載夢齡残哭撫其所生子若如以勉自活未幾復相繼殤逐絕哭念韓氏有主養熟** 爨汲舂榆續紡級濟以及莞蓮其歌奉負呼及諮瑣屑事必身必先靡逸靡怨凡八 顷母出歸來當餓泊為副室於同邑諸生韓君夢齡也佐大婦事堂上堂上安之凡 烈婦姓李氏維縣李斌女也性至考年八歲會歲機斷炊父食以篩留不食問之曰 回歸於韓以相我接非回我特惟大婦是或大婦既孀哀我未亡非我未亡我有出 有所有餘心茶口餡不食兒饑兒食母饞母饑兒饑其俱母歸率是孝德以允內則 於乾隆甲申十二月十品年二十有五諸城李進士林以問孝廉循觀所撰傳來乞 國朝文匯《卷十一 腹子女牵我腸今何生為從两殤昔在避室米兮如珠今在避室珠兮漣如死如棄 韓列婦基誌銘 朝矣今夢齡子某将以某年月日葬烈婦於某鄉而更思所

											此	如我心則偷有梁原真有麻繩鄉縣而垂之跪以不從容畢命不死死嗚呼烈哉祖
											36	我].
												則
			. !									偷
												有
		 		٠.		-						作庫
	•	' ·	!									庚。
			٠.									有
												麻
												網合
							. !					縣
	l				ļ						ļ `	而
			·	,						;		类
										i	-	路
									. !			议
												730
								}.				签
]	•		<u> </u>							盆
	. '											春
	l.		ļ						·		ļ	大
				1].				死
				·.								がい
						., .	-					4
]			}]		됐
												哉
					<u> </u>							化

翰林院編修何公家傳	包春河太守家傳	静便齋集存	問金集序	山遊集序	汪 沈兵應舉博學內有稅堂文稿		周於智字明遠號愚漢雲南唱城人於	劉烈母家傳	高平行紀	送固原齊提督之楚序	坚水論	王太岳追士官雲南布政使有青虚山房集	卷十二	國朝文匯乙集目録
は、	+	+	-}-	+		九			五	TS)				

ンナナ	書制子常先生金川王厚其移
	彭 对并舉人官浙江浙江知縣有及危集
- 1	ラ子選集一子教権明朝町上入党建た
ニナロ	朱公墓碑记
二十四	張北軒沙江畏語詩序
ニナミ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ニナニ	揚雄不事王莽辨
	此 範字南青號養城安衛桐城人乾隆
1+	碭山縣教諭謝先生行狀
十九	章烈婦墓碣
ナセ	景州知州屈府君墓誌銘
ナ六	湖南按察使嚴公墓誌銘
十五	常熱海防廳署記
十五	江拔庭詩序
	邵齊無安政心江蘇昭文人乾隆五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匪 卷十二

到明之涯顺长十二 晓往往疑於夸誕史記曰渠就用注填關之水流澤由之田四萬項收皆畝一 當時故蹟則白渠之廢亦已久矣宋渠北移白渠口上五十餘步元渠又移上豐利 同矣鄭渠在唐時僅有故道可考而宋代遂云不可復今更無遺蹟矣白渠雖至今 渠東南行循涇水逕高陵臨潼以注於潤故漢書云尾入機陽是此兩渠取遇本不 龍洞雖仍廣惠之舊然昔本引涇入渠今乃即山渝泉告以引涇為利今更拒經使 果北二百餘武明渠又上御史渠北里餘皆承前代廢蹟而更張馬非因之也今之 驅今就古以相傳會太史公所謂無異以耳食者也又史傳所書渠事其言或不可 提合則是古今所通號為白菜者乃在三限口以下而其引水出中山谷口者了非 謹按秦鄭國漢白公監利及元之御史新張明之廣惠與今龍洞渠涇陽新舊志皆 滴城以達同州朝色史記所謂並北山東注洛而係廣謂出馮翊懷德縣者是也白 國朝文匪乙集巻十二 小魔然自宋熙甯大觀問鑿中山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渠愈下流二十餘里乃與白 云名殊而實一其說非也鄭渠東北行合治谷清谷濁谷及薄臺石川诸水迎富里 公為害制置既別功用亦殊安可混而同之世之論者不惟其是非利病是辨而欲 涇水論 CONTRACT OF THE PARTY OF THE PA 王太岳

一世は、ことに 雷此之時天道人事皆有不并於一而不能已之勢秦持投間應會而六國之社已 是關中為沃野無山年秦以富强卒并諸侯以余考之秦之强始於孝公商君思惠 開門陌亦足盡地力矣而是時始為賦賦從畝出秦其肯廣畝以減賦耶必不然矣 宋祁謂周制步百為畝商鞅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然秦既廢井田 長當三之二而既田燒四千五百項十少其七八相幾何太甚也别古今頃畝異制 至於八斛十斛者又鄭渠法洛三百里而云溉田四萬頃白渠衰二百里比鄭渠之 日關中渠田歲收率不過三四斛其最豐者大要四五斛止矣安有所謂六斛四十。 二岳謂之鍾注云八斛至淮南子妻略篇法則云鍾十段古說之不同已如此而今 之文務在盡意而不求其實者也又所云畝收一種者注云鍾六斛四斗而小爾雅 提故日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奈何司馬氏遠以是為鄭國功取您使秦殺鄭而 有債發自強以能與秦抗方且麼縮屏息首欲延命旦夕而恐不得其氣固先盡矣 矣等之戚疾歸於必盡其有不同者遲速間耳而或者經舉一日之事謂始於此非 趣伐韓韓能支丹向使穿渠而竟不就秦將終不得吞二周并諸侯乎此史家鋪張 確論也始皇之立也體暴横之恣而承六世之餘烈以雄視六危國六國者初不聞 文武昭暴而日以益威天下諸侯至於從散約解爭割地而事秦岌岌之勢亦可見

漢書食貨志法節展見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十二百晦則得今五 公又言今變及三千項元至治初屯田府言溉田七萬畝而天歷間陝西省准屯田 府服乃言概と萬餘項明廣惠渠項襄毅公自記云既田八千二十二項八十餘畝 思淵言舊白渠既田歲收三萬附計其田初不甚廣及至道問深鼎陳堯雙則曰田 歲少四五百萬解以歲收最聖者計之非百萬畝不能得此數則豈非永徹萬頃之 中雨渠灌浸不過萬頃大麽初減至六千畝初疑畝字或是頃字之誠然其下書云 制田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率三十而稅一此當時目見之語富於情事為真而鄧趙 存不及二十項尋使皇前選何亮相視乃言既三千八百五十餘項其後景祐間王 灌浸幾於盡廢故唐書謂減至六千畝而馬氏作通考或者未之詳耶宋淳化問杜 所謂四萬頃者正得漢之一萬六千餘頃史特從其多者書之耳不足為據其他書 之說流傳有來田制改於漢不改於秦審矣由是言之秦猶用周百步之甚則當時 又既西安衛屯田二百八十九項五十餘畝而明史本傳云七萬項余子俊傳又云 傳同異尤多白孔六帖曰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 通趙氏亦 日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而桑宏羊日先帝哀憐百姓愁苦衣食不足 今止溉一萬餘頂文獻通考回至大歷中。水田幾得六千二百餘頂而唐書云永徽

各随所得書之不能統立其為非語固無足怪至老項公作記渠實未通何由遊 千餘項袁化中則云定灌田八百項豈能自嚴縮耶年代既火傳聞異詞紀載之 豈不可數而知哉鄭白之工史不詳其本未然韓本謀罷秦秦學而至欲殺鄭國 建議者計料之蘇與當時有司告報之數史臣特取故臍采輯而潤色之耳則其為 朔方亦作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不就費亦各以鉅萬千數白渠之 是果足以罷之也史記平準書漢書食貨志皆言番係穿汾河渠鄭當時整潛直渠 三家也或者母為其利民也故亟書以勸是又未親於利害之數者也夫穿渠之勞 既灌之廣此必有人希意獻過粉節增加而項亦樂取其說以自侈大正可謂之上 國朝文匯人卷七二 下相蒙者也由此以推宋史之三萬五千餘項元史之四萬五千項大抵皆出之始 不紀其成其後豐利渠屋而成之而工作已更三歲元之御史渠火焚水溶整石尺 其絕自古喜事夸功之人其言住住無驗宋元之事始亦類此孟子所以取武成二 直至金二兩有半。積工十四萬九十五百然且三十餘年而功未成明之廣惠渠五 書扇足信书昔者莊熊熊請穿龍首渠以為可令畝十石及作之十餘歲而猶未得 縣民更番供役成之以十七年之久而鑿不甚潤泥沙塞濕雖成無用是何用力多 **詎獨下此宗之渠以工大而罷者數沒中間嘗調發丁男萬三十人屬孫冕督治而**

而成功少也又况召匠貼役繁椿起堪下至梢芟笆横麻鐵苦索一切出之於民民 更勞陂堪矣於是決疏泥淤完治隄岸不過實縣官錢數千計而此數十泉者固己 能宿飽五縣相去或數十里或百餘里住返奔命勞怨可知暖乎。穿渠本以利民也 不敢輒許後志曰自谷口入山峭壁高嚴陰雕慘粟絶少人居宿頓無所每夫分領 澀沾潤益寡諍訟關狠姦弊百出民或上訴願她其利以免劬瘁有司以故事恒規 罷己復役作寒暑盡夜不得少体加以官府程督條約禁限項屑尤甚近年水脈期 堰九月華五截石伐水攝泥輓土入水置國下臨不測十月引水以遠來歲入秋始 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溫陽舊志司五縣民八月治 堰壤秋復率民葬之数效重困無有止息元史日奉元元旱五載失緣人皆相食流 益蕭然項費矣宋史曰造木堰凡用梢椿萬一十三百餘數歲出於緣渠之民夏潦 廣惠故渠也渠之水則山下之散泉也然而因其已成不别事穿治矣收其汉走不 愈拙者直持事半功倍而已若乃设由和惟而無調發期會之煩官自購林而無科 冲融治行合能効核以畢輸於展而流潤於四縣以視昔人整山堪水力愈動而謀 而民之勞费至於如此非以爱之實以害之朝廷本意亦豈如此今夫龍洞則明之 **到月文重题是十二** 工身入洞底掇石爬泥常須兩三人在上為之引經轉送數人而食一工之食豈

一道一大 與閱遭則臨於極極以圖一選不幸而授以尺寸之間則崩潰遂不可止勢固然也 其禦大水也無力而是水也被其暴盛之無出於兩崖之問腿監束急無所發怒適 傷然而昔之人莫有為之計者何也引迎之利熟於耳而盤固於胸臆雖有他便利 率抑配之擾役與而人不知功成而上不有至矣哉豈非萬祀之永賴百王之極則 捍涇告人比之布縣於地水至則漫而過耳後之增砌至於九尺而七尺之厚無所 又毀是何也限崇二及至不高也而七尺之徑則已厚其用但足以障泉而不足以 涇水大至段竟毀其後易知縣唐東剛繼治之以乾隆四年十月段成至八年六月 始增高二尺亦數年無恙乾隆二年通判羅國楫請於臺使又增高五尺末二年而 己限之作亦自項襄毅時寬七尺崇二尺而已然更百數十年。而其功不壞雍正時 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其信夫雖然今日之計,亦有當急者曰謹視提壩而 而或足以敗而善為理者酌劑變連雖其陳迹敝政而常能轉禍以為福因敗以為 深閉以拒徑而不暇尚何穿山治堰亟困其民而不已哉是故古人之法不善用之 至於倍能什怕而莫與易無是故交臂而失之也向使蚤知變計如今日則將遠引 者形然是泉也項裏毅實嘗鑿而出之而龍洞以南眾泉星列則尤非旦夕之所 加非獨不如而已借累之形實下而削上比至其鎮緩有三尺如是則形單地危而

急於此矣若大小退水槽兩門水磨橋大王橋廟前溝渠石各壩皆清濁之要限出 略不視省或散損己是忽不為意不以聞官坐便渠水冷凍日減月削粹遇漲水塩 謂宜毀撤此壩以巨石堅塞洞以視其損敝而時葬之使濁涇不得涓滴入而洞泉 拒其入飯猶低個飯戀僥倖於酒之萬一可引而姑留洞口之跡以不沒其舊此感 是故治陡之法尚欲尝之則必厚之不然者毋富卑而河水人馬雖足以於渠待 刻別文産悪を十二 入之巨陇雖當設水吏守視而此曹小人不知大計惟務偷安祖於尋常以為無事 不得涓滴出則壩之北尚有泉二三孔可以益渠以大其利所謂拔本塞源計無有 下矣深泉之為利較然明矣此其與溫誠有不兩存之勢尚何洞口故蹟之足留哉 泉然則洞口者構造入室之計也自順治時至於今又百餘年矣涇流去渠心又益 者見也夫洞口之整欲引淫也然而常時則淫不受引比其張盛而濁污乃足以敗 不可引也而見洞中之泉亦足以會眾泉資灌溉於是始處濁徑之敗泉而置壩以 金漢船實始為此乾隆二年之壩特因之耳金之始為渠益猶與欲引涇既而知其 能使運不入也而崩潰之患其費必與而又需之歲月而後完使百姓坐失數時之 利放口毋爾卑也此有司之所宜知也諸壩之制惟洞口為非宜聞之故老順治問 其過而物別候梳一日夜之力耳高而不厚則水之漲發無常雖更增之尋支猶未

眾咸隸於原州督軍之府而原州左控面秦右帶隴阪極睇沔漢還倚夏州交枕互 終不可復見與董子曰事在過勉而已歐陽子曰職思其位是豈不在有司者哉 也乾隆二十年。大岳蒙 思備兵斯土時則昌黎齊公以節督秦軍子得以職事從 則且狼頤鷄視猝無以常服其心而盡其氣力故 拉虎舊前而恥後故常翔踴雜誠以樂效一旦之用而當其平居無事或御不以道 **酸以為四會之塞士馬之籍以號計者至於倍萬以指計者至五萬有部士皆追奔** 要也又管置重臣以護諸軍之事。俾司其節制而一其號今於是延綏與漢河州之 具善美令所言者皆歲修事耳然非愷悌君子盡心動民者不能任馬南陽召杜其 秦有七层所以據形勢順封守重委哥也然諸鎮雖擁旄節專方面領其地之大以 西北之戊通號為九邊泰有三馬將率之官列土而鎮者。天下六十有五佩印者 地立見若此之弊並頂官自檢察不以寒暑報按行不以細小廢官司持久不解功 THE THE 他部以煽餘燼 公晨夕相好也當是時西戎新定王庭經幕空碛萬里而党監逆職奔跳竄伏轉播 利滋多此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之道也於戲、國家規指之詳、益已斟酌古今而備 送固原齊提督之楚序 こうにはいってして 朝廷不欲窮示威武特以張騎三千。輕行倍進游像所至因順利 朝廷選師倍慎于他州誠重之 一麼學扶輪社印

而心會 盡渠魁自藏旁近诸夷以次即序旋師飲至時日期指公方坐幕府擁賓佐為慶嘯 上以公所撫士為可用既悉發精鋭以許逋賊又會前所遣輕騎連戰有功黨與略 秦七年矣士肅於伍馬實於麻軍府內外細大之務扶然係理吏持通諮改謹亭堠 便穴壞而枝剪之然而雅較無所用其勢供憶無所煩其費 孫以樂無事而新除遠下受代且有日於是觀聽之情以為公之政既成勞既積而 也已公所悉官成者名疏然而原州最為久治此戊寅正見有 韶移落於是公師 名實明賞罰人皆兢兢莫敢慢情顏其既久眾情益親吏士材鄙無不盡及家門老 ·韦軍書機發未當後時子固已心異公矣然公平時不用一切尚且之法動教課謹 事退而考公之為精敏明密皆若風辦所部數千里中智力齊一呼鳴運轉如左右 應機食陽施陰闔爲智若神な公學力,肅龔 廟瓊郡縣吏民風行波涌咄嗟集事 樣小大之業無不周知疾痛患養無不可告訴公私悅樂人以大和嗚呼其可謂能 而太岳初武吏職罕所更涉母奉符牒证營累息進而謁公方且指顧笑語静若無 天子端坐法宮機神内運窮遐極幽列近藩趙。又一夜下朝以十里豪盈髮處動 國朝文匯 人卷十二 公亦已去矣太岳辱與公交為久故於其行也意既不能自釋而公之吏士奔走朝 CONTAIN THAT

一某日振旅而先馳牒酒泉以其期約次第告於制府轉相詔報無有後時於是巡撫 老馬已教所在具獨糗戒與馬以侍將軍師至之日·予郊勞治臣北惠聞 命震快 乾隆二十有四年冬十一月甲子 宗廟之靈師武臣力以数十之衆路萬里之遠曾不數月誅之既畢。朕以將軍吏士 蒙我大思子之安縣而與心肯畔造作事端自蹈不赦天討有罪朕不敢達用遺偏 陛下恩德所以嘉勞龍惜之意軍中皆頓首伏地呼萬歲既上章辭不獲 成進幕下軍吏升高宣 制具道 手足戰掉逐開軍不樹在伐鼓召集實僚神佐千百夫長熊熊焼虎至於負騎後卒 久勞於外站幾飲渴冒沙霧露側席遠望惟日不軍將軍其第錄功閥具以名上因 名謀所以留公而不得者亦將託於予文以道其戀思以庶幾公之不遽忘於此土 帥以來還即厥次夫賞罰國之大柄在有功恤有幾今古之雞經也大官茂寬朕無 師住致厥罰賴 也亦聊以比於古之贈策者而已 以拯遠此固外圍伐罪舍服也禁爾啟木霍集占裝發鐵類役屬軍夷恣其輔機既 高平行紀 制紹定邊將軍。 國家既定西戎通道大宛所 命乃以

前有修林家祠離立是為周文武王之陵左右高岡鮮原極望華秀慨然想見西京 皆相顧以喜過咸陽行二三里菜田始華麥畦綠縣微風速起飛黃懷翠為若波殼 溶清堂體虚無其極其住軒車既至篙師估客途行岸處之氓斯肩聚機聞官軍還 南西出郭門便入谿谷驛路倾瓜與山委蛇雪氣起巨壑中。漢涌盤漢欽忽東西橫 其其率官屬車騎以往均勞伙之爰既厥役毋同越人其拜手曰敬諾明年二月師 斷車馬五步之內不辨面見登頓既久得郎氏莊稍聞澗水潺潺馬號行石路上腷 之威時是日行九十里宿甸章驛館明日行百二十里宿監軍鎮又明日飯永壽城 甲子發長多行四十里渡渭水帆樯為列權謳和聲炊煙起沙汭上上下雲水糾結 **路師來有期使者將逆之境上汝布政使谋住臨潼按察便某住成陽鹽驛道某往** 陕西都御史以符下所司司各執乃事惟飭惟豫爾則究圖己而已懼無以稱 郊州惟是寓望还毙饗至送歸各率乃屬實成威禮咸拜手曰敬諾又曰隴右歲比 牆陰著地不盈一似得其氏竹園遂不能去園中木芍藥數本綠趺丹苞祭然欲笑 不登民用曠於畜牧師徒經行應不能供億平涼涇密近於鄉猶吾西鄙此汝具官 膊相盒遂渡石橋出太峪之口陂随連延者又三十里以抵於邠州是時南景初傾 人嘉峪關河東西郡縣小大百吏威奔走即事某乃指大府受教戒府日汝行遂行 / Imm'

前者翼舒後者箕錢其外則平沙綠草傲道所環堅軟鱗次桂桓牙錯總其為制廣 来 謁問其藥飯次舍供頓之物良具項之傳更來告師且至遂相率在迎於郊初出 流泉燒佛足下逐然有聲前出平臺臨敢無極百里內外可見飛隼。迎望平田如常 抵平凉而假息於督學之使院是為月之二十有三日聽夜漏四鼓遂寢明日官吏 聲挾山足俱東其來益三四百里子乃策馬溯流而上疾走兩日。遂摩涇州長武以 雲樹彩錯花源果林之觀連阡被畛東盡州部自是以西皆連山夾崎貫以涇流波 人之乃去州之西二十里而远得豳風閣依山梯架禁構三重像設森列皆即石壁 其中方以正四點之位而受其出入於是表以經模樹屏當門銷幄中張參佐拱衛 即行營緩幕周阿外瞰壁列內晚洞明軍惟闔開門在當對狀若區虛聯比而常虛 棧底馬干碗未至数十武開航草聲如空山夜愛風泉撞機喧生静中。即聽彌遠左 重圖下漁梁延錄濠上盡城之北爰有大旆飄蕭營壁屹立是為寓軍之次右列阜 鏤而離之妙極天巧中列大佛紺頂金具高倍丈力下臨洞壑深觀不可窥視微聞 號首漢及是乃蔚然極觀知州事者為曹縣武若愚歎其精敢任事具著理效流覽 列己而街鼓競發老雄本鎮歌舞繁愈秋千畫板錦棚雕檻之盛夾道相屬此邦故 乃具若餐邀同行伍生籍草對坐款息不能留也早起周行城郭,并屋深修百貨肆 國南文图《老十二 國學扶輪社印

遭故苑牆也泉在龍公祠下水從石甃中湧出緩若沸鼎稍行而東渠流益大乃緒 幹突怒側生仰出像有屈鐵之勢所居堂廣八極深七楹觀覺負地而起高出雄堪 歩得暖泉柳湖所自出明韓潘建築館於此山池臺樹勝絕奉發東北望有廢城周 雷幢牙茸養合皆纜艇成按戀整行來居求處其士伍皆陽陽和偷顏色不数其將 丹告碧桃玫瑰刺桐該草之華嚴生養是又有小拍四五株體狀能異上枝撰家下 百畝遍滿路草是日無人幽禽怪租飛鳴沓集往往果於廉桁之上庭前槐柳交陰 典翠如雕玉波煙橫流雲景交集陰陽晦明儵爾萬態於是吟池上之篇歌大限之 瀬凍然清響具體嚴極旁近人家竹林旅畦魚陂水碓之科咸所仰資於是為之沙 以方堪鋪以澄沼東以睼柳平波澹濉黨綠渟泓柳岸之北因其高庫以為鳴泉石 林木畏住風開日穿茅茨高下鬱然清遠尋野人問路不得故不能遂往南行數十 率皆恭儉退讓以能有功下馬握手與之慰勞,視其膳飲寢處茶話久之又握手珍 **曲遂出占城入定北門歸於所謂使院者而憩處馬院在郡城北絕遠民居方廣數** 洲城嶼迴潭柱汕部以鱸鮪暢以沙鳥冒以菱枝青蒲芙蓉水物之奇迹皆含氣發 動相揖而退步出營東門地益亢敞側望前村,桃李威開亦有茶火之色背山繞流 國朝文匯《卷士 里而又半馬規則象天截地應知仁立遠視隱然壯觀己而城珠務合鏡蘭般 一國學夫倫上甲

去二年復以職役來往於此遂得親見言甫方叔雷霆江漢之威退而作為詠歌以 官行受心如疾是故山川之美華實之植雖押習之久而若未當接於耳自及其既 共情也今吾與子生竟舜之時沐浴德禮涵浸 聖澤近清光咏醇懿之日久矣比 倉房鳴淵間而像魚樂豈當有警發詔教之者恭感氣而數樂得其所者生物之 流觀物之初混混然不可窮矣既醒客問日吾子于役他邦而縱陳觀遊獻歌從客 道生民未有之鉅級於其稍暇又得留意於景光風物以料其倦欲而暢其和豫則 奔走圖議惴惴馬惟不任是懼又於其問順霜兩電未麥告夾按部所至率皆載星 者哉且吾歧罪於此拜者皆三年矣才既然怯又不習吏事每軍書夜下做發倉至 行者歌坐者望童兒牧監無不扑手跂踵笑言偷偷而况詩書兒帶之類感動之深 豈誠有樂乎此耶抑將有所病而聊息乎此耶余應之已然非此之謂也夫春至而 官·稜稜可數緣水熟流晃添落京威险迴復組煙粉機,旗歸為沒可機而有於是輸 二萬海波不飛物遂卵育樹候置尉邊圍大南西土之人效其筐篚壺漿以勞還於 對面西南諸小山皆如列几曾問個職解蘇滿前日之既名景色益去遠望崆峒山 王師西任不庭稀通逃之淵窮走險之路渠魁必孽以次即誅德威所加閩地

|吹萬不同而成其自取子非我也又馬知余之樂哉乃為聚曰方春時和百物昌分 唇之適適於此豈不宜乎故曰哀樂變於中境象移於外漆室春標於我冬温又曰 劉太守斯和以翰林用大臣萬出知竹州改遼州補秦州遷知甘州府温恭有執所 室以走家人來告日寇至矣請函去母織不顧則又請日寇大至不去禍且及繼仍 母無竹色氣或遭慢敗相顧益養日非君盛德其何敢然於是鄉人謂氣夫婦長者 匿部走盗得從容捆載去舍南有疏圖里中兜日住來採掛或話曰若何從市此對 太岳正立程管謹次其語為劉烈母家傳 卒相親附聲動鄰色翁既沒幾年而中原盜起大輔河南焚掠州郡郟汝之民皆空 至稱惠太岳以館署後進又同官職在當得習聞其家世暇日更述其高王母死賊 酌以大斗。挹天教分海字曼壽和樂康分客既喻相與蹋地起無引聲和歌而去 自若己而呼告日寇及郊又告日寇及郭又告日寇及門送連呼日寇入矣不妥去。 傳回烈母姓馬氏郏縣臨渠劉翁妻也翁居鄉多惠愛盜伐其屋後樹翁望見棘屏 日吾取劉臨渠家菜不為盗也其厚德如此烈母為新繼娶能與新同志前好施予。 事請為致錄以為我劉氏水水無窮之傳以紆我嗣人之戚而惜乎其聞之不詳也 國朝文匪寒卷七二 劉烈母家傳 別は上上 かとっ

然實稿怪天地變亂之無至使盜賊兒殘得親肆其毒於忠孝之身此其可為流涕 失之耶嗚呼從古亂世尤多偉異奇節明之末歲窮山荒溢悶巷夫婦之賢蹈於義 得考竟其本來而紀傳不養雖其子孫裔世亦有不能詳馬豈非世變倉來愈久而 劉母其可謂從容正點灑然完節者矣觀其平底門內偷偷順正務以為善相題勉 悲呼發情太息者也况於婦人者深身為義又不必其奮臂睛齒而後為快者裁若 論日嗚呼子觀史冊死節之士。往往至於康肌碎首而其氣不屈豈不烈烈丈夫哉 以死而名不彰者衆矣可勝惜哉可勝既哉 而已至於生死之際額赫然若是然則鄉曲之墨文何足以知之哉予既高其義思 于自它色疑极反礁收诸骸而出母尾井中。奉其旁大椿樹下鄉人巧為劉烈婦先 以及於是母馬回覧子、賊搖地至吾婦人去將安之雖然義不可辱賊手。趣走後國 沈并以死家人已条何母獨死即俱死賊無所發怒下巨石壓之盡燉其應乃去其

易得錢斬憤酒情瑢痛母蚤逝事父先意承志竭力供子職無缺娶趙氏生承宗承 人而清可公尤善詩故唱城有姜詩之稱昭父文柄詩人清可之裔也性嗜飲每質 滇有孝子曰姜瑶字美玉其先江南人爱唱峨山水築圃於南河濱遂家馬代有聞 **曹遠出久不歸音信閒寂瑢麼甚乃缺妻子裏糧周尋遇父于元江相持大戲勸之 赞曰書云父母慶乃洗腆致用酒至性之臨釀者深哉世俗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 先力圃護事職路五十壽終今人過南河稱其圃為孝子圃 歸乃喜家首析新治國為養先儘父酒資餘膳家是出採新必挈壺置肆間反描酒 先趙故繼娶楊氏賢克相夫志相與操作養親宗族鄉常嘖嘖稱孝內外無間言親 不孝也曾子養曾替必有酒肉孟子曰可謂養志吾於姜孝子亦云 **壺至今猶存楊氏卒無子。又娶闕氏生承澤聰慧能讀盡有其先清可公風承宗承** 日習以為常及親發哀輕骨空丧葬不遺餘力春秋祭提父當飲壺薦酒良働墓前 食孫供祖飲裕如也祖非飲不樂宴自苦為望日適山根採買酒以歸去勧酣飲嗣 親矣厥後家益貧父為罷飲屢勘不聽命手承宗跪請日孫力能員新矣吾父給衣 刈疏妻潔治以進家庭聚順融融然樂也間或因事偶滿疾歸妻楊己命子取酒奉 **嶍峨姜孝子傳**

至水之作居多而養時長者之言始信,丙長夏北走京師歷吳楚齊魯縣趙諸地凡 之蕭曆與夫旗吟梵唱禽爲之音遞於耳而互當於左右也不禁作而數曰詩之工 穹巖的洞近接於目也雲霞散虧朝罪夕煙禁拂於几席戶牖也幽泉之琤班林籟 之游者子也知子之游之未敢遽遠者亦子也于不可以無言予受而讀之終卷若 乘也我人之游有所俟也雖然盤西二山近界畿輔曾一再防之而且咏之矣知予 科學學聞而置之稍長盡取古人詩諷誦之見其意境祖問神鋒標映者大抵模山 坡少負逸才。賴轉不遇手開水西別點貯書数萬卷枕於其中。日事願咏性好游聞 三千餘里舟衝洪波車駕巍拔際羈愁無俚時每託歌詠以舒其鬱輔因苦之思詩 批果整於游哉然有難以理度者假詩必游而後工盤西兩山裏種擔發者一成之 有佳山水不難重郵緊駕而住顧與旋發旋止予私叩之連坡應回古人之為有所 不多作作亦不能工又疑所聞長者之言為不可信也尋客津門獲交查君蓮按蓮 子南冠學為詩請於先生長者日詩何緣而工是者日亦多讀書多游覧耳時才事 陋隔殿常策杖雨山所作都凡近然後知蓮坡之詩之工雖結般於山水者深實亦 内趾相錯肩相摩不知凡幾或游姜而不必能詩能詩矣而不必盡工即以予之介 別月之重 美十二 山遊集序

吾鄉舊以文章相雄長者必稱西冷十子三十年來自慶伯吳氏鴻文徐氏山公馮 氏西厓湯氏以工詩鳴海內而文章均無傳馬則希風繼軌皷鄉里後學之所宜自 一天數公阻謝後號稱能文者不少概見吳翰林志伊著十國春秋具良史才。初台查 而向者之說洵無可疑也州有九歷其八般有五時其四子知蓮坡猶未廣意他日 佳植是反草之說也迨遲之久而氣克理治猶滋之以水泉蘇之以土見使良苗懷 草心當者漸和柔心文之為道甄綜羣籍酌雅禀經藏者依之無者剔之不使亂吾 所製文若干首問序於予。子奔随失學於古作者未能窺其庭戶。距足以序月樵之 振者也同里余子月旗質敏而勤勢以貧故負米京師既而偽居津門與子交要其 讀書之多有以陶寫其靈能而抗懷於物表也則予之請益於長者不當徒求於游 新是和柔之說也抑予聞之文者載道之器非可以驟至逸獲者也使作營包種即 文無己請以命集之義為月旗誦可乎易无妄之六二日不耕樣不皆食言因時順 理無私意期望之心也爾雅稱一歲日截二歲日新田三歲日食詩話謂甚者始反 行篋之作定有什伯於此者當與少陵入蜀東坡海外爭雄矣夫 国車、コラリスーニ 腰鐮以隨之縱無根莠之雜而植本不固生意未足歸於無成馬己矣必也自苗而 問畬集序 展學扶輪社印

秀而實勿奪時勿助長盡人之事以合於天斯力牆有我而不致致美稗之不若也 詩別集則十子諸君之外必及月樵無疑也。 之推其歐然自下之意將見腰壤所產實好實堅異時吾鄉有好事者網羅文獻蒐 一易可親然遇要人富鬼有不當意春即掉替去之或意日不交一語其狷介又如此 詩、屬予定其去留而以文丐堇浦論次若进知怛化者然斯亦異己天年書有時而 性嗜飲時時從酒人游跌宕自喜中年絕意進取不踏省門捐館前三日自東所着 我儲書最富於榜左石漁獵肆力為古文詞多見道有得之言生平不修飾邊幅和 抱也次擔食貧力學手未釋卷又當假館於繡谷吳氏小山趙氏養素王氏之三氏 門董浦又掌教揚州間年始一見益默友朋聚首之不常而感逝傷難之難已於懷 又八年矣吟場酒地便草為荒每過諸君子舊館不勝黄公酒爐之感今予羈迹吳 決擔及子也在再三十年來日月不居故交零落南海南代相繼殂謝茨擔之殁抑 雅正乙卯石交黄君西清為繪松里五子圖五子者杭君董浦張君南海符君南竹 嗚呼此子亡友王君茨榜之遺棄也子與茨榜同居松里年齒相卷契厚如見来憶 月樵之於文用力也專感時也久取材也博乃猶康慊不自滿可如何新食吾將問 國朝文匯風卷十二 静便齊集序 TO THE STATE OF

|地區邊陸李自成蹂躏於前王輔臣倡亂於後民俗彫越君至謀生聚復流庸革規 盡樂禄止於其身惟文章為不朽之威事。於檐院窮以死其遺文何忍令湮沒不傳 重事子敢該過前人耶遂不惜工直畫夜督造剋期而成幸免戾誠明年調任慶陽 需按戶麵索毛槽飲义輪輻鐵掌等物十未及三透報工城奉檄起解君致日軍國 西曹五年多所平反歷陛本部雲南司即中己酉 特授甘肃平凉府知府下車洗 訊謬風諸君子後塵披覽前圖載翻遺集追念存發既傷且愧也 之明息影里門而不可得檢點昔年遊歷酬倡之篇什。半多散快其僅存者不堪費 巴爾南竹秋聲館吟東茨榜曾手書以開雕南漪文集與於粵東董浦还作等多門 機契之好共謀職錢以授之梓人俾來者請其文以哀其遇次榜其亦可以無憾也 手奉職整筋網紀柱絕包益一郡竦然前守某承造運糧車二千三百輛并軍替所 命所鑿尤當盡心漢張釋之唐徐有功皆以恕求情者也吾黨當師之眾遊其言居 君韓為字春河號梅嶼錢塘人少孙淬志勵學文詞卓榮康熙辛卯以詩經舉於鄉 雍正甲辰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專君長入西出不敢一日曠每語同官日撒事人 下着錄之士不難非暴錢板以播於通都大邑獨余勉落無名垂老善病欲假東燭 包春河太守家傳

清與千分校文閣擬棘皆知名士王申推陞雲南澂江府路南州知州引年乞休君 輯包氏籍曖録一帙未系以圖用展敬宗收族之義撰述所存有故書旁見三卷抑 官遊三十年。陵無長物歸田後每日晡不能舉火家人站幹切顧也事母季太安人 昔昔編一卷则君生前自騙年譜也詩四卷夏邑彭樂君方伯先為鏤版行之卒年 都衛三風詩意一卷左國村言一卷,三才備考四卷,唇詩律隅一卷,讀莊解若干卷 極孝既殁宅北未上。藍馬心傷力疾管葬事手操者直淚冷冷交睫盖終身孺慕如 江西贛州府通判大吏廉君名。展行檄委署郡蒙四攝丞縣事三司權務一。所至皆 一氣寒霜早。歲僅一機将機後丁肚皆轉從四方。嗣奉墾荒之令,土者無產及流寓客 七十四無子以族姪全嗣女五並適士族。 有聲其署贛州也郡學鄉賢祠與於大捐皆復之監造站船侵扣冒銷之弊養别 **的到切陳詞申請臺俠奉文報可環人稱便癸五縣事轉秩二級罷歸乾隆己本補** 畝向無弓口脫一清之既惟侵隱之罪復貽加賦之苦因接延安府屬折任起科之 氓紛紛報墾比流亡漸還各以業主告,爭鳴官清支君思沙礫碳确不同膏腴而項 例禁許擾務為寬大之政以舒民無遠近德之所屬環縣土多沙磧又皆峻阪陡崖 日云包氏故錢塘望族占籍保安里則自有元諱奏者始科名文章代有聞人君 トニーこ

論回官箴之美真過於廳官箴之戒莫甚於貪思覽史冊所載循吏詩傳解不以康 紫蕭山毛西河檢討門學益進康熙己卯。 塾與兄某以記誦相角騰日誦數千言晚課異私以他未誦者益之稍長工 韻語受 滸先生考看雲康熙丙長進士官湖廣桂東縣知縣有循聲公幼即類異五歲入家 文章稱 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杭州公隨父迎 墨擬撰應制詩若干首以年幼格未上檢 討為之序載西河全集年十七補錢塘縣學生康熙甲午舉於鄉难正癸卯成進上 編修充 大清一統志暴修官两千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得沈瀾張受長王延年等 改庶常時新進士始行九卿保舉例而 御試詩文為尤重公於九列無薦援特以 鑲馬嗚呼是可以傳奏 自律克若清白之操者也迹君生平。處脂膏之地未嘗以燉毫自潤方古康吏何多 國東文冠門美十二 延掌索陽書院講席自己酉迄丁巴凡九年公持文律甚嚴一字一句之疵扶摘不 公諱玉猴字章江號樟亭錢塘人祖蘭遊明季杭州府學生職學多隱德學者稱江 十四人皆知名士丁未以母裘太君惠風痺疾陳情終養歸制府彭城李公康公名 翰林院編修何公家傳 旨放置詞臣掌院雅重公凡館閣制語多屬公撰擬進呈 夜晚甲長授 一國學扶輪社印

湖水利故為色令鄉魯所殺孝子報等事具明史舊志前去父子二人傳以他有勢 見正史都官陪年號亦偽造居多公細加校訂如前明何孝子競父醒庵侍御以相 識者通年歷之己已蕭山令聘修邑志公校閱舊本多改電前匙而飾為美詞其未 接踵而起閱三畫夜又得二百餘具於是編號繪圖沿途都元俾子姓認歸其不可 堪浮江而下。公傭夫駕舟自富春江至意赭之間出沒巨浪撈浮棺五十餘墓義者 一舟入鄭比至太君父已發剪氏徒居香山造門謁見具述太君遣行意相持而泣留 姓里馬悉數不忘異之撫為女遂勝襄太君同歸桂東公生公太君居杭時時思父 以北抵京師沁水縣縣丞裘某公嫡母父也倡義贖難民百口得太君詢其父兄名 長山寇竊發舉家驚魔太君年十歲陷於賊貝勒某公勘平之凡寇所掠子女航海 不能通達世務雖胸羅萬卷謂之書戶可也生母李太君廣東新會人先是康熙甲 一先後百餘人居恒訓士每引安定規係務求有用之學曰讀書內而無益於身心外 一少怒遇英後傑出之人。亟首錄以為程式以是爭相錄屬門下士摄巍科成進士者 而今又若干年矣汝異日能至專一訪里居子言己嗚咽不自勝公恐傷太君意附 母不宽常為公道王覺經尋親故事愛然而歎只予雖隨汝父在桂東時一見吾父 年歸盖順承母志終身如一日云甲子夏微嚴衛三郡起蛟大水消人壞廬墓棺 Ħ この主人がように

邵氏先天圖得作易之原謂程于言理甚備於象數猶有關學之未至於此者遂亦 |於色志公道何在於是擔尋孝子逸事其一時同事例應並載者得書十餘種為孝 子每飲以數學傳程子而程子終不欲邵子既没數學無傳今所存之空圖殆不能 然程邵二子。生同時居同洛相與二十年。天下事無不言程子獨不與言易之數邵 子立傳是夜陰風寒懷發焰青紫室中若有鬼神者人以為異何氏自上虞縣遷杭 力者當之公憤口父以地方公事死子為報警死煌煌國史尚不能沒而獨不見容 有後世諸儒指益前代自為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為先代 部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者 於穿鑿附會之說則學者亦當兩酌而審所當務矣其論三禮曰三禮之學其所以 調紋者之琴譜朱子雖為之訓釋他日有當王子合書亦自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 **翕然嚮往之揣摩圖象日演日高以先天為先以後天為次而易經反似承其流矣** 子言數學者宗邵子朱子作本義啟蒙乃兼二說窮極古始謂易本為卜筮而作 以明斯道之變易無不在也王弼閉以老莊虚無之說多之誤矣顧言理學者宗程 他姓譜體例為詳公讀盡於諸經中尤邃於周易三禮當論易曰易聖人之書也所 三百餘年。支族繁行桂東公曾輯家譜閱年久未有續修公依派編圖增立傳記較 国南、夕月一美十二 國學扶輪社印

之訓者察乎此四者而諸家之聚武可以折其獄矣又曰歸熙甫作孝經致蘇謂其 論治為讀書不易之良法嗚呼誦公之言可以知公之學識矣所者有豁飲吟四卷 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 陽縣知縣陳輕乾隆年酉舉人陳奏仁和縣學生孫四人 區區摄拾灰燼而文藝之全者勘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 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為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侍學者之自擇耳歸氏之 賢鑒堂詩存一卷應制格詩一卷南蘇記聞四卷史論十二卷柳浦集四卷藏於家 沒年六十九子四陳調乾隆丁已進士河南鞏縣知縣維熊雍正乙卯舉人湖廣祁 國朝文匯人卷七二 十四國學扶輪社印

一古人之所作。較其多屬則古人之傳者常少而後人之傳者常多矣以後人之所傳 稱古辭者皆上繼三百篇之遺音下開列代之體製然其存者若斯而已而世之人 陶謝鮑庾諸家其存者抑又少馬至於蘇李贈當以及枚乘傅毅無名氏之詩世所 集之最多者其如李杜元白然視子瞻放翁石湖誠蘇其卷帙之繁不及也若曹劉 周隋其間作者鱗次然卷帙抑差少矣又進而溯之兩漢則多不過人數篇少者僅 而觀唐宋元明之間人各有集大抵世愈近者其卷帙益煩及進而溯之魏晉以迄 |與古人之所傳較其高下則古人之少遠過於後人之多其所以傳者不同也居今 之人所作不多而其人傳後之人所作倍徒于古人而或不盡傳以後人之所作與 于掞庭日余非知詩者何能删子之詩且子之詩又何待於刪也世之論者皆曰古 求所為詩吾既擇而録之若此矣然吾猶病其多也子盡為我刪之余讀其詩已復 余年十三四受業萬川江先生先生之從子拔庭時時來省先生聞其有能詩名面 其所為蒜又六年余以伯兄之喪乞疾歸拔庭出其詩一編示余且謂之曰吾自少 马月 三里 二十二 余尚少不知掞庭詩何等也後十餘年余官京師習聞校庭詩益工名精精而未見 兩篇然其人其文之在十古其光氣照耀不可磨滅為何如也即以詩論唐人詩 江惔庭詩序 邵齊表

又異能有所去留取舍于其間哉故曰子之詩不必刪也既以言於校庭遂書之以 者矣若夫懸面積玉無非夜光合浦孕珠皆成明月彼飽者方且顧盼時胎之不暇 集如後世人之多其所以勝于後人者自在也未當以多而暖也又試取近世人之 自為其可傳者耶如將衛至於古人以自為其可傳則子之詩方將職元明之軌轍 以刪為里子不聞之乎隨侯混于魚見和氏雜于碱祛則必將去其似者以明其真 耿 唐宋之海海鄉江左之門戶,扶漢魏之堂與日增月益必有更多於此者而又奚 也夫詩之傳又豈徒存於少乎哉子今者將母徒以少為貴耶抑將斬至於古人以 集·艾夸翦截僅存一二使如古人之少,其所以不如古人者自在也未當以少而資 近則流詠未替而不必據此以定古今之判也便唐宋之人生於漢魏其傳者未必 子哉子之欲刑其詩也或者意在此子願余獨以古今人文之不相及者氣運之相 卒未有能謂蘇陸之詩可掩李杜曹劉之作可駕蘇李者也然則詩之傳固在於多 国南ラ月一美十二 不少使漢魏之人生於元明其傳者未必不多然使古人之詩文連篇積軸緊張成 非才分之相懸使然而不在所傳多寡之間其所以有多寡者世遠則篇籍就湮時 常熟海防廳署記 國學扶輪社印

文縣治至是復置别于昭文之福山城立署馬常昭舊有潮惠而福山去海尤近乾 之其公費有不給復報俸以助之以今年六月。始落成而居馬有堂有除有寢有庭 度材鳩工揆日作堵凡楹桷之腐折者易之墉壁之欹頹者禁之丹堊之剝缺者飾 始治官則求閉敞之地可以為治事之所者經歲得陸氏之居于常熟西子游里乃 請推其費給帑于五百餘金未及行而陳君擢員外即去二十年三月今司馬李君 且念非經久計。十七年乃請于大吏重構解学於城内如舊制事間下部議得如所 隆十二年秋署為風潮所地前司馬僦城北景氏之别業以居既湫隘不足以長事。 船政仍隸于聽從其舊也初官之既廢也會 廷議析常熟為昭文遂以舊署為昭 稽海口為職是宜不可廢請于朝得復置太倉故郡屬時太倉已改直隸州而太屬 之道福山白泖徐六涇諸口皆以次潜淪乃討曩時官制謂海防同知專以飭船政 |年至雍正二年官省八年值今相國海昌陳公方以東撫管江南水利事邑中通海 郡守不能親治其事乃设海防船政廳以董之廳署舊在縣城之東偏建自康熙四 常熟於蘇之屬邑中獨濱於海其水利開塞之宜市船出入之禁為郡利病所繁而 非多非陋制度具備可謂高明之居君子攸芋者矣工役既竣李君使使告余為文 以記之余辱與君之子庶常有門館之雅又為喜斯役之不日成也其敢以不文嚴 國阴文雅 卷十二 十六一の日上からしの

慎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終太僕寺少卿父邊地貢生宗學教習公初名繼德年十 牵連附書 良則已人其計工值督各鋪奔走執事者則應吏某常熟工房更其應役某其例得 壽光人後之君子。拉是官而得其居以治乃事者其無忘厥、犯是役也相陰陽部言 官者有兩邑之與誦在余不具論陳君名某字某直隸天津人李君名某字某山東 |舉雍正元年會試被放 出則第言忠信行馬敬所以厚其德也康熙五十九年年二十七以今名中順天鄉 六補縣學生太僕公時為大理寺副手書勉口易口厚德載物今字汝厚載入則者 因考兹署之沿革廢置而还其大略如此若夫李君之公明慎,致以惠于民而能其 特恩賜進山六年選河南涉縣知縣河東總督田公文鏡為政嚴明屬吏望風情憚 公姓嚴氏諱有禮字厚載常熟人明大學士文靖公七世孫也曾祖熊縣學生祖處 一者領涉小未展驥足勉之勿的他意八年調署洛陽值西邊用兵羽檄旁午隨方應 公是直敢任事議論明決數見褒異自以不習吏事請改教諭田公司汝豈久為令 接事無廢滿田公益親任之逾格舉薦明年遷山東直隸濱州知州是時田公與山 湖南按察使嚴公墓誌銘

政號清嚴法制有不便於民者具以因革所宜列上兩院完 根利病言多見從 東巡撫岳公潛不相能欲求其不職狀故奏公為濱州使察動静公至見岳公長者 達制被刑者多點督令重造如制十七年以疾解職二十二年疾平。復為河南按察 一阪為田水勢压遏往往決溢而民利墾闢請者相繼兩院下公勘狀公言此皆遊食 調驛鹽道十三年擢河南按察使十五年冬調貴州禁制兵役不得侵凌笛民刑具 相率驚魔公察所告非實故為伸雪縱遠而馳書的府止其肄兵遭民乃安十一年 諸生車禹殿等名在告中、湖南提督聞知遂捕聚生等。會將肆兵於禮民訛言兵至 利因條上其樂園湖之議遂格遭民蕭六表素兇犯告所怨劉太玉譚如山有遊謀 好事之徒散誘愚愚恣為科斂與胥役表裏分畝分金及至衝決告災求賑復為奸 五年調糧儲道母憂去官其冬復遭父喪八年服滿補湖南岳常澧道民隄湖旁酒 取財路公至禁絕其事有踵故私出者。聽州縣捕治循行界內簡省徵發所至晏然 今上乾隆三年權公登來青道前時骨役奉命參訪外事因廣與發構迫脇州縣恣 恤動備十一年。逐東州府知府聽斷明審辨析疑似誣枉獲他廢阻敬欺咸見糾摘 公會病卒乃免濱州仍歲大水公到官三日單騎循歷所屬按視災口開倉賬給撫 久之竟無所白日吾豈能語人以求進乎於是田公以公負己大怒前讓相繼將効 別月之産とと十二 なに

便明年調湖南公素持風裁容止威重及居憲司網紀肅然與兩院平議庶政進退 世澤孔延大閥高門禮官升名 苑山之麓的渚之濱蔚乎松楸嚴公之境嗚呼嚴公邦之憲臣文靖七葉太僕之孫 十一年四月五日卒。年七十有三娶許氏封叔人子二人榕照福建鹽課大使竣鎮 疾還鄉里公少貧困及任居處廉約歷官三十餘年家無藏貨平生不妄取與時 剛而服其北二十七年。坐前在河南失察屬吏贓降二級用至京師待銓明年春以 辟多為開示律文引就生地或施嚴刑而色更和蠹虚心測論常恐枉縱人皆憚其 屬東正色諍辨無所回撓而謝鞫之際更務矜恕常以愚擴之徒置對由希輕入重 府君姓屈戌韓成霖字起商常熟人其先自明初以來皆名在庠序以文學師授里 公其古人 規矩人偷奄較凋落懷風靡因耿耿遺言託我斯文拂管濡賴出涕雲中嗚呼邀矣 天子所甄符思字字剛明恪勤累總外臺濟威以仁直道當官恭職庇民既產歸來 國子監生孫二人明年二月十九日葵苑山新瑩銘曰 目為鐵器然教重氣類僚屬戚故死喪孙貧多所賑瞻家居於厲風點州里敬事三 国真三三月 法一二 景州知州屈府君墓誌銘

較知府教以吏事及泣政剖決皆適事理知府驚服五年以總督孫文定公河道總 度令衣食不缺足矣餘宜以漸哉之顧不當妄用耳乃置義田瞻宗親成製絮袍給 依竟獲其效比老用其術益精遂更強健家居二十年,屏他書不觀惟以老莊二書 盈滿因求解職十一年。遂謝病歸初府君少有羸疾數咯血且咽且讀書因習導養 漏澤者民先流亡聞販還者續上其賴並家廩給又於南門北門設棲流所以業四 訟以衰損八年天津河間旱飢有 詔發賑異時一戶率販二口府君計口施販無 負津路盗賊进逸商旅獲寫有大姓宗族好相計告府君康知構訟主名出教誠即 督劉文恪公交薦遷臺州知州濬惠民渠築運河月陽決堙增庫民無水惠募卒夜 中一年餘世相承不衰成化時乙酉科舉人輔任至瑞州府推官。祖欽縣學生父永清 方流移。郊邑聞者恨不為府君民是時府君才望寝顯大吏方議薦拔而府君深懼 上始親簡數人以知縣即用而府君為之首初任盧龍縣總督李敏達公見其書生 廪貢生府君年二十四補縣諸生雍正四年,年四十四中順天舉人乾隆元年成進 國朝文雅 卷十二 自隨嘗與客談老義数回內丹祉蘊盡於此矣注家莫喻微旨空復紛知得不使柱 士故事進士為縣令者吏部以次銓授是歲 下長蹙類乎。性善治生能節普致饒益中年産益殖府君曰財不可積也凡遺子孫 十八國事大局土甲

疑多見諮訪府君陳說利病犂然睫析公私皆信聽馬廣仁局歲施棺樂有公錢取 亦由精力强敏終貫織密故任得其人盡弊屏絕又能練悉時務通知物情已有大 俗各十人日擔櫝收遺骸凡五百七十四横悉埋丁家港義塚其隨時施惠多此類 道路寒者具席帽中機等以施園圈年飢則貴雜而暖出之前後凡六十餘斛橋道 息既而用度日訊衆議非府君莫能主持府君以家錢盡價其本屬是曾發經理歲 其電縣東北瀬海。二十年。官無海城捍潮延表百二十里多值古墟廢瑩府君募僧 規度料量程制周肅工勘士悦又處山致道館或元宮維摩寺皆荒頹府君發願修 毀斷多所修建息曾發造安濟堂收養男女貧癃無依者啟可百人府君割干畝克 月日至後娶宜人席氏乾隆某年月日至子四人曾發乾隆戊千舉人晓發大學生 直悉除去時俗文飾著智是編二卷明居家治官之法末年。又集古今善惡報應為 無戒慎恐懼之意一不慎則喪其身而害於事矣欲復樂得乎與人交際貴簡易質 一發雜事不復關意優游星安奉養怡適然有節制不事奢縱當言人當散好時不可 復布金捨田幾以萬託凡所管造靡不完固府君春秋既高悉以家政委息曾發曉 月滋息七年之中。倍其舊野二十八年。鄉人合貨繕修學舍鉅細之務推府君父子 書號經史參同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年八十四先娶宜人曾氏康熙某年

庾發府諸生長發女四人孫八人孫女七曾孫三府君前以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 為廷桂聘其女浦城君卒數年而士升知秦安縣廷桂往依馬踰年所聘士升女天 至於府君遂以昌大甲科發迹銀黄作吏寬樂令終八十有四始病贏癢而獲久視 配之受姓維楚之裔骨宅處山於宋之季有明迄茲青於十世詩書綿綿氣澤淹漬 | 爽兩宜人大河先聲之左因遂自定穴次及卒之明年二月初九日,曹發等奉府君 熱人父瀾陝西浦城縣知縣康熙四十五年卒官初浦城君與同色魏士升友養皆 **乾墓之中穴銘曰** 住宦漫通而果於退豐財厚生而散厥利娛樂無妨而克戒畏身從化遷而有子繼 而妻卒。班正中、廷桂避事復之秦安因為章氏發境居八年。與孺人情好甚篇項之 具得百餘金僦屋三間居之恨不遠奉養享祀必潔及嫁前妻所生女備有恩紀夫 孺人父母相繼卒廷桂事尋解乃與孺人歸常熟廷桂貧既歸無居念孺人盡常妝 又五年十十行取改京秩從至京師士升尋吸遂歸娶同邑錢漢昭女為夷生一女 孺人姓章氏諱孔樂陝西泰安人年十五嫁張廷桂為後妻廷桂者字相如江南常 福祥溱溱亦孔之備大河之瑩松槍手藝丁亥春仲良長協遊戲魄吉兆昌殿求嗣 章烈婦墓碣 」」(無三人人人・」、

君貧中路缺兮命蹇時屯喪葬畢兮不死何云傷幼女兮失母谁親死為君兮此外 兄孺人乃衛其居得錢買田十餘畝自給而依廷梅居馬閉戶織作所處雖淺隘鄰 |穴中。家人共持止之孺人既無子。獨與幼女單居。家益困夫從弟廷梅許俟有子後 |廷桂故人今安西道錢整知撫衛縣請廷桂管記乾隆九年十二月,廷桂病殁撫軍 百人君先亡兮妾豈偷存痛萬里兮生會無因輕一命兮地下從君求神明兮引我 久遂通解略涉傳記將發作絕命詩詞數章詞旨哀則其末一篇云憶往事兮雙淚 率屬設祭親拜其屍上其狀請在於 縊家人覺解之防守甚至次日既夕守者稍倦潛至水側抱夫畫像置岸上自沈死 明年二月計至孺人哀働弱終枢歸與錢氏合葬縣西門外為目墩既定孺人欲投 或遠出自以盛年單露常懸劍帳側以擬倉卒生二子俱張最後生一女名催鳳會 孙魂見天涯兮不惜艱辛。得伴君兮死亦散於十七年兮夫婦深恩食糟糠兮敢怨 治中想當年分姜病沈惟感君爱兮信誓殷勤云妾殁兮君必亡鬼嗟今日兮命不 比晚家人始知之見屍面夫畫像端坐不動時按察副使孝感程公光鉅聞之立住 駕縣取罔國家罪也況夫名可使有二耶立焚其牒十二年五月服除奠畢閩戶自 婦罕見其面夫先入貨戶部牒授主簿夫及或購其樣親以冒鈴孺人已吾以貧致 國南了同一美十二 朝報可初孺人嫁時不知書廷桂時時教之 國學扶輪社印

無別事前議侯叔生子。為夫立後勿莊我無後孙魂但家事空空無可如何止有 歲饑先生祖為粥食餓者時先生年五歲進曰糜薄恐不飽又不得懷去不若易 先生姓謝氏諱晉字日三蘇州常熟人祖爾網父錫養贈文林即康熙十九年大水 **厯載二十。葬從其夫垂風列女刻銘山隅山壤有朽芳名不渝** 有婉淑姿生彼映郛萬里達鄉自秦來吳甘窮食貧徇夫沈驅應服薦職鳥頭表閱 墓中因共立碣表墓來請余文余與廷桂交舊又多諸君之義曾亦舊史敢闕其蘇 曹年四十九中雍正甲長科順天副機又三年中两千科順天第五名舉人會試取 餘祖大奇之即從其言全活甚眾年十七補博士弟子武輒高等及入成均屢冠其 乃為銘曰 葬孺人不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邑諸生柏渭吳慶長築始葬孺人廷桂 年亦夫去諸從弟日益貧所遺田盡廢竟以子姓凋少未立後廷桂有老僕数當答 價十金乞將我埋先夫瑩次愚嫂章孔祭手留孺人卒時年三十四催鳳始七歲明 十四畝可將十畝與所嗣子四畝與鳳女我死棺木不可多電我心不安有許氏屋 何論又留書與夫諸從弟曰初聞計即欲死念夫無後無人喪葬今日服除一死更 碭山縣教諭謝先生行狀

逢世都忽先進目為常譚先生教人常隨時適變而不失其正執經之上前後百數 多所成就己卯丙辰之間舉場文體一變其傷末學膚受不循其本競構詭異冀以 蝗縣令教诸生各出掩捕。一生病不出隸輔迫辱之先生獨令令方長蝗甚先生回 授係州碭山縣教諭碼之諸生積為隸役之所魚肉先生至所以扶樹之甚力時患 魁京兆所試墨義遠近傳誦及歸從學者日進先生指示程準剖析與瓷誘披不倦 屋三十年,經史古文手自抄撰研精探索寒暑不輟為文章清詣充實理法純密既 受業同已陳溥及陳殁為造華家與同學五十餘人執絲送蘇其篇於益如此在場 病衣不解帶者經歷年載兄毅字心遠色库去弟發字叔起而長舉人推肥處魔發 隸之害民酷於蝗蝗易除未足憂也令為稍戢其隸又于生者納租己畢。報猶索錢 於中誠友于式好至老無間從弟子景運幼孙露育於先生提攜成立視均己子少 明通榜歸教授於家先生為人和平樂易寫於倫理居家常以孝弟敦厚為教侍母 國蘇文題 卷十二 我以然先生日喜怒哀樂情也人所當有首發而中節則怒亦和耳令意解乃釋干 生方是時隸役横甚上之富厚者必以計攫其資貧者或取為之下。即立其罪名恣 不已大見詬辱反誣生以罪令怒將笞生先生回徐之且勿威怒令惠曰師何意罪 二十餘年登科第者相望門墙之盛同時罕及乾隆五年年六十五由丁已明通選 國學扶輪社印

發生徒傾邑送于河干。服青於而列拜者三十里不絕初先生出行城南遭子母相 罪士無為之一振於是諸生恃先生若慈父母矣先生在碭山八年訓課不倦貧者 殿者停角與問之其子做然日素非相屬能難我取先生怒執而撻之命縛送縣今 年先生以老乞歸賸屢上郡守定公長以先生尚強堪任職疑有所齟齬遣教授從 學政學政下其事教諭先生一一直之以上司成大怒飭郡守按驗諸姦猾悉伏其 恨乎都守為感動乃許馬先生既得請以是年六月東裝諸生更留行復居月餘比 **临得數過此兄耄矣獨不能來念相見無時何能貪願做孫使白首抱桓山分飛之** 生招致官職衣食而教誨之三年皆補弟子員先生當受郡記與令分道捕蝗當至 恒販給之有汪鳳看者幼孫黃園文者本農家子此兩人尤貧風以童子來請益生 意凌折之薄物細故皆成瘡疣構節疑似詞牒旁午先生深不平之後大司成佳公 祝禱祀莫能祛被先生至揖而祭之命虚一室處馬自爾寂然家以獲衛乾隆十二 挺須黎明畢會及旦視之蝗盡墜地死數十里無一飛者士人陳鳳卜家有孙崇巫 南鄉濤於猛將廟而往於是養雅徹空聲如殷雷乃命召徒眾掘溝塹設置網具竿 紀來督學司成素方礙先生因上認極論其害乃令諸生當見枉陷者悉以上自列 容問所以欲去官意先生慨然口吾年瑜七十。幸筋力尚健顧我兄弟三人弟以計

皇太后萬壽推思中外先生以祖與官封文林即。祖與在雲和五年以勞次調留波 祖典率其門生謁見先生捧觞上森侍遊六橋先生拾眉皓然策杖登晓彌日於暢 富人事乾隆十六年恭遇 交先生家故貧居項之祖與以舉人選授處州雲和令雲和富人坐法當抵罪走常 冠以後體更充實竟獲選壽既耄飲敢日進盛牙未當動搖後進以文字請業者手 聖諭十六條行義、詔賜先生擬一端復祖庚官初先生年十五六多疾患母黄夫 二十二年 翠華幸吳越先生年八十餘父子迎道側進所著 奉化令未數月有獄囚病死其家請而強之坐不檢驗奪職先生聞未當成成乾隆 熟行錢先生先生正色拒之凡再至卒不納數敢祖與宜務康慎勿亂法亦終不言 相抗不快然察先生所言公後更見敬信命其子受業於先生之子祖廣遂相與結 追送出好鄭重拜謝縣令者三韓邬君名承願嚴猛有吏幹先生與爭諸生曲直數 以化導無索引咎愧謝後其人感悟更為善良娶妻成家供養有加聞先生歸母子 治其罪其人始懼而求免先生為開示大義反覆訓諭而去縣令聞之長造先生自 披口請無厭怠如此盛時原午壬申祖原連充浙江尚考官迎先生至錢塘既撤開 國朝文匯 卷十二 、誠口汝血氣方浸長而羸瘠若此一不慎恐旦夕不自保先生受誠如意攝護弱 國學扶粉社印

<u>्रकृतिकार्वकार</u> ्य	samennia.	and the		sien y Drie			and the state of t		san isan isa		sildesseerille	silaseo il		4077.000	ekingapa neg
釰									愚	請	加	先	廬	型	曹無倦色自先生去碭山歸優游家園垂二十年安分忘貧以文
國朝文匯《卷十二				1	İ				喽	雷	10	先生卒贈孺人側室陳氏以子貴封孺人子一即祖庭乾隆戊午	看	型縉練四方士友相見必問勉盧無意爭欲知其起居服食共相	無機
477]		Í	ĺ	- 1	Ì	i			谷	五	が二つ	明	九华	100 100	在
文									函	孟	曾	濡	所	カ	1
瘫					ļ				太	刻	孫	人 _c	讀	士	先
									政	盘	型 生 ^q	例会	畫	及	王
						,		; }	机	拉	生	垂	光	和	碼
卷			ļ	}		,			見	垂	以	A o	乾	必	цi
+	Ì	1	ļ			•	,		質	權	醇	以	隆	周	歸
[حسّر			ļ						英	八枝	低於	子書	1	鬼	優
	 			}					少以	及及	祭	益	年	燃血	农
				ļ					先	载	為	孺	閠	恙	齓
			ļ		į				焦	歌	鄉	ᄉ		爭	垂
	-	1	İ	Ì		İ	}	 	堂	보	果	オ	7	欲	+
i			1					}	星	薬	所	Rp	尤	其	年
			1			1]	趭	使	草	祖	Ho	起	安
		Ì		ı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圣	事。	(人)	热	告	分亡
									極極	有有	숕	ドレード	次	含	浴
				!					棨	所	存	戊	革	并	以
干								[冀	考	望	于	カ	相	文
				. ; i					備	億	算	學	13	傳	見
别乙		j						}	摆摆	四江	麦	浙	2	が 122	黨
									愚唬忝侍函之敢就聞見所速参以先生所著年譜撰次梗緊冀備採擇謹狀	本	見	江	葼	為	考
							}		烬	燕	於	奉	姚	稀	康
到学を命上り	•	ļ]			請當代哲區刻畫碑誌垂耀泉壤及載郡邑志乘使來者有所考信觀法齊壽幼以	知縣孫二曾孫四先生以醇德宿齒為鄉黨之所尊事文章行龍皆可表見於後宜	舉人浙江奉化縣	魔者先生所讀書室也乾隆三十年閏二月初九日無疾卒。年九十先生娶姚氏先	傳說以為稀有勉	自城壽考康强儀
1"		<u> </u>						! !		以	,H	144	\mathcal{F}_{ω}	火化	樊

十一。建國二年至天鳳五年當九年上推雄來遊京師當在元延元年之間年四十 年王莽居攝三年恭建國五年建國二年。尋禁以獻符命死雄以天鳳五年卒年七 賦事皆在元延二年無疑也漢成在位二十六年。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緩 和凡七改元四年一改元惟終和次年帝崩僅二年耳以次推之哀帝六年平帝五 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投漢成帝即位永始元年十二月作南郊罷甘泉汾陰祠至 雄云孝成帝時客有熊雄文似相如者上郊祀甘泉泰時汾陰后上以求繼嗣正月 國明之重馬是十二 甘泉郊泰晓元延二年正月復行幸。三月遂幸河東祠后上是年冬幸長楊宮從胡 永始三年十月以皇太后詔復祠是時漢成在位十九年表永始四年正月始行幸 傳既本雄自序。孟堅去雄數十年耳漢書成於班氏父子。叔皮生與雄接豈有妄也 十餘自七十餘歲卒距莽篡之日年當百餘不應尚校書天禄閣也又云桓譚新論 雄作甘泉賦而死則卒於成帝時也汪編修琬續雲亦載之疑而不辨可謂蘇矣雄 明世泰和胡正甫辨楊雄不事恭。焦弱侯作筆乘采其說云雄來京師見成帝年四 投閣之時雄年六十二安得年百餘也雄事較然不誣焦汪二君號博雅多聞不 '校獵雄既奏甘泉賦又云三月以祭后土奏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作羽獵 揚雄不事王莽辨

後者哉 宴然不过而中原盡為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 一得之秦記也獨與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燕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獨國 任水馬信之徒皆是也是數子者雖偏至然成名立方。足垂後世何必太元法言而 何不可設一說以自解也當幹之本建武之极蜀多高節卓行之士如識君黃李素 其言可也宋人至以事恭不牾於聖人嗟乎恭為聖人所託則亂臣賊子接迹於世 當元廷元年為北地太守歲餘以曲陽侯根應為大司農之歲餘死永不及王莽之 書亡琴道一篇豈有載雄死事與己書語不及知者則後所傳新論妄也然則劇春 篇中皆用秦事為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盡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 **篡其所黨附王音王根非恭也王莽之篡永之死久矣。雄之書好者匹於五經不廢** 美新及法言确安漢公俱雄自為之無可疑者王介甫云劇春美新谷子雲作谷永 国本三月一天一十二 輟不復為而潭思渾天則太元之作當為雄四十以後之書桓譚親從受太元法言 則當指雄傳以辨新論之偽竄不當据偽者以辨真也且新論肅宗嘗今班固校其 置辨何也又雄自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元作解嘲又云赋近俳優臣幸二一方 書史記六國世表序後

夫人之行為詩一首而剞劂以傳嗚呼明季寇亂之禍披殘屠夷書籍以來益未有 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改必逐乎情與勢而遷近己而 昔三代受命相因孔子以為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 北軒服品自其故横得 國初邑人吳君所著涉江畏語一卷因綜其家乘陳范二 不易也其消學者以不道秦事為耳食益深感世變而說其詞以志痛與 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住而不反者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 所能敵其成功非幸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與多治秦法 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 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熟之方宜收功電而不知秦之得意益因乎世變是何 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并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 足以相維而草澤之民然然自勵以從上之教者眾也比軒先世席膺華縣於太平 日·記不能拔力屈而去余嘗歎息以為是雖當時士大夫城守有方抑亦禮義風教 **比者當是時吾邑以蕞爾之區屆於光黃廬毫之間厭賊三至城下聖而攻之數十** 之日二夫人者應不外於酒漿箴管非預籌海內鼎沸為樂亂之計者也一旦亂作 張此軒涉江畏語詩序

書色初自舒桐鄉告夫官至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縣吏其民爱我死 勢之所轉陳范二夫人者。以婦姑守一室以死自誓不祈倖生以苟免益其志夙定 克振而死聞二夫人之風可以愧矣寄一方之任值奔竄流離之會不能濟人之孤 不可出求烟交如吳范二君者以孙屬之二人又以為義不可委受而不辭卒用報 必葬我桐鄉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報民共為起家立祠益今之縣治古屬舒邑舒 去縣城之西二十里曰石井舖地志有曰朱公墓老即漢司農邑之墓也按班氏漢 千餘篇皆行於世而於先世之軼行遺其尤數見於篇章誦其詩卷可以知其仁孝 於中、而習於義理者明也士大夫值倉卒之際住住不能固其操而清於挫傷終不 國朝文題 卷十二 又麼於顏際而因以為利開吳范二君之風可以愧矣此軒易直愷悌好為歌詩詩 轉崎嶇以免於難嗚呼可感也已當謂天下死生禍福惟君子能度於義而徐聽乎 以一機之猶為宗祐所繁婦姑倉皇謀欲脫於兵戈蛾聚之餘又以其身為可死而 繼秦治者漢最近古當世居官者率以勤民奉職為務國家亦歲以民事祭其治課 之篤志也 人也自三代耗王政缺中更暴秦先王治民之具,一切掃地盡廢更數十年而漢與 朱公基碑記 丁也 國學扶輸社印

		呼其可感也已。	至於既没奉當思之而不能忘迄今二千有餘年矣鄉巴愚氓考其遺蹟不忍牛羊邑人某傷馬牛践於其旁乃買碑以為之識夫以告夫之與行其治以成一鄉之俗	何可得耶墓亦已不可辨居人尚指延山之凸者以為記不知其是否也雅正八年一次猶一州一縣考其治僅若傳舍視其民不啻秦人之視越人求傳所稱惟吏之治	自舉其職至於惠義兼無漸被於民雖死而不忘也嗟夫後世之吏大者或治一郡以為殷最近於昭宣之世更道彬根循良之聲幾体於古昔故下至醫夫之卑亦能
には一つ集		先王之治德化乾於宇内者哉	矣鄉巴愚氓考其遺蹟不忍牛番夫之與行其治以成一鄉之	以為記不知其是否也雅正八人之視越人求傳所稱惟吏之	也塔夫後世之吏大者或治一体於古昔故下至番夫之卑亦

語臣血肉於一時亦其族而珍滅之無遺種而卒不能使其文不傳於後世而當時 流行於天地之間而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可一日而泯者暖乎先生之族也坐死者 過人者矣當先生與方正學同朝時正學亦亟稱其多學而有文法乎成祖能康爛 先生之文職是故耳方先生之文原本六經當得作文之法於宋文憲公文憲得之 五百有十一人遣戍者復數百人正學之族也坐死者八百餘人其刑也七月乃止 柳文肅吳立夫諸人其師承所自上朔孩亭而先生則不學而暗與合其資惠殆有 禁開而文亦稍稍出矣故遜志齊集多至千二百篇今人皆知方先生之文而不知 詩七十八首而方先生自其少時即以文名天下又開門授徒人爭為之藏弃近属 先生之大節既與方先生同駕風霆而光日月矣顧其文亦復相似益先生之文學 之吳山書肆中。亟攜歸讀之既終卷作而歎曰甚矣先生之文之似方正學先生也 烏乎此新淦練子衛先生之遺文而臨川郡丞王佐輯之以行者也集凡六卷余得 之人既為之冒禁以存之復為之咨嗟歎息以傳之此以見忠臣義士之無常治然 祖属禁又無門人有無誼者冒死為之藏弄故所存無幾今集中僅得文三十三首 韓正學先生之文則純乎韓者也當時人稱小韓子獨是先生初不以文名後遭成 書練子甯先生金川玉屑集後 彭

建文諸臣殘虐慘毒殆百倍於桀紋他日榆木川之崩野史有異詞馬雖其說荒唐 他日成祖又回使練子衛而在朕亦當用之此則其本心之明於事過氣平之後有 記謂先生有後在長樂天故時敘忠臣後裔官其孫夜夢先生來讓讓無何其孫死 流露於不覺者歟余又聞先生父伯高先生當洪武時以起居注直言忤旨謫廣德 不足信亦足以見人心之抑鬱不平而故為誇詞以厚誣之聊亦洩其憤悶之氣耳 嗟乎古南有是哉竊害論成祖以篡得位其後致治幾與古英主比隆而當其斬戮 此其說頗詫異余不敢信 日必為良臣我其為忠臣乎其謁余忠宣公祠詩也有回我亦有懷追國士為君感 慨莫椒漿豈古所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而先生又别有默見於先者幾至若臣林外 州同知則先生忠義益亦本家教而然而先生幼與金幼孜相善當謂幼孜日子他 医朝文理 卷十二 コナラ國學扶輪社印